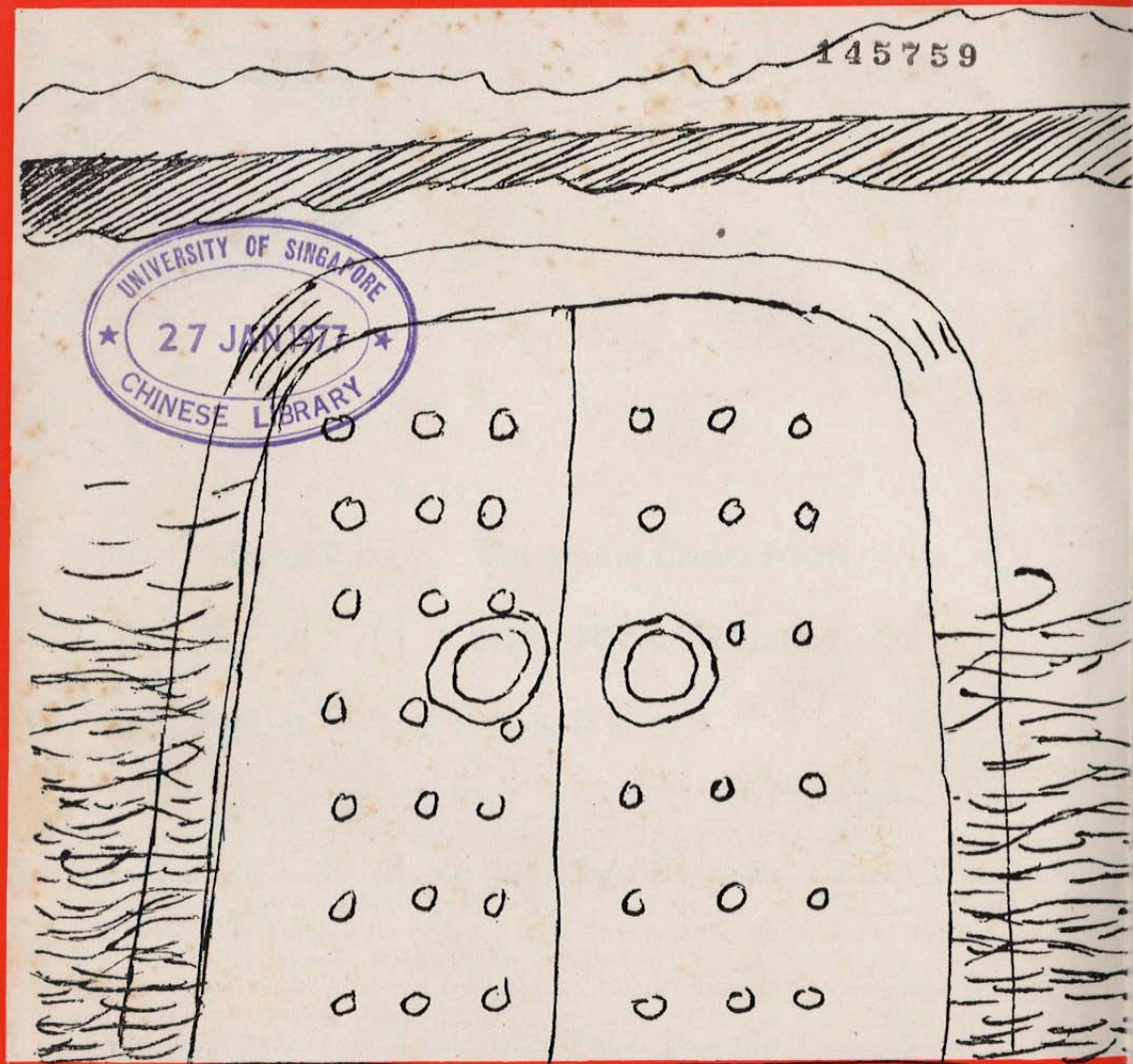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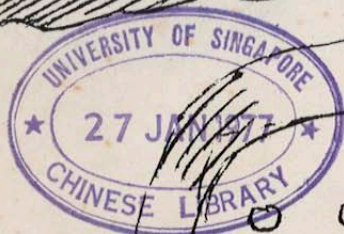


145759



蕉風

月刊 287 期

一九七七年元月號

5201.53
3600

145759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87期 ● 一九七七年元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評論

海、風、詩的愛情小說·許書倫·82

楊先生的玩笑·畢漁·84

■散文

稻子稻子·林燕何·57

透紅的大理石·鄭百年·86

不再去走那條夜路·落葉·90

■史料

中國新詩集總目(完)·吳戈·91

■風訊·編輯室·94

蕉風月刊

二八七期

目錄

■封面·丘瑞河作品·

■馬洛特輯

馬洛和戴高樂·紫一思譯·4

馬洛的英雄崇拜·言行譯13

馬洛的自白·星洲法國新聞處稿·14

最後一位文藝復興人物·瓊瑜譯·24

■專欄

開會(古城之戀之四)·黃潤岳·28

■詩

台北·一九七六年冬·賴瑞和·33

歌·紫一思·36

詩兩首·沙禽·38

坐姿·淡瑩·41

■論述

現代文學與心理分析(下)·王潤華譯42

沙白羅與何索(下)·艾倫譯·48

■小說

晨夕·溫瑞安·58

Andre Brincourt 訪問

紫一思譯

馬洛和戴高樂



Pierre Le-Tan 作 Malraux 像

前言

(法國著名作家，門士兼政治家馬洛 (André Malraux) 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三日病逝巴黎，終年七十五歲。他的死是現代法國文壇一顆巨星的隕落。在過去廿五年來，只有存在主義大師沙特和紀德，在法國文學上，取得和馬洛一樣崇高的地位。馬洛是位多產作家，作品有使他首次名噪一時的「人類的命運」(La Condition Humaine)，「皇家路」(La Voie Royale)，「人類的希望」(L'espoir)，「靜默之聲」(Les Voix Du Silence)，「拉撒路」(Lazarus)，兩部有關他與已故戴高樂總統密切交情的著作：「反記憶錄」(Anti-Memoires) 和「倒塌的橡樹」(Les Chênes Qu'on Abat)，以及在他死前尚未出版的「文壇弱者」(The Fragile Man in Literature)。以下的訪談是馬洛在出版了「倒塌的橡樹」後不久，在巴黎和「費加羅文藝週報」(「Figaro Littéraire」) 的 André Brincourt 所作，刊於一九七一年十月份的 Encourter 雜誌。「倒塌的橡樹」出版的最初十天內，竟暢銷了逾卅萬冊，讀者們對馬洛描繪戴高樂將軍的生動手法，感到迷惑和如痴如醉。

馬洛和戴高樂交往多年，成為老戴的精神導師逾廿五年。有人會形容馬洛是老戴的「一人智囊團」。馬洛在第二次世界戰後，先後擔任戴高樂內閣的新聞和文化部長。馬洛在下面訪談中，泛論了老戴的思想、文學，青年與文明危機等問題。)

Brincourt (布林科特，下簡稱布)：你的新書「倒塌的橡樹」引起了讀者紛紛來信，討論這本書，它的評論及你所作的訪談。你是否覺得陌生人的來信更有趣，因為它們最難以預測？

馬洛：讓我先談匿名信。其中最好的是這樣開始：「Cher vieux brigand」(你這老無賴！) 最壞的信寫道：「打倒倒塌的橡樹」。下來是一些不友善但有簽名的信，它們寫道：「你的將軍」(譯註，指戴高樂) 不感興趣，這是真的嗎，這也難怪，因為他耳聾。至於你，却是但丁的「地獄篇」(神曲第一部) 的一個人物……「這倒有點詔媚。大部份的來信大同小異。態度嚴肅的來信亦一樣。一封來自一身份不明者(身份不明，但不是匿名)的綜合信件，提及下列問題：(一)關於戴高樂將軍對偉大的看法。(二)特別或輕浮的問題。(三)關於一些文學疑問的問題。(四)關於青年與文明危機的問題。問題的秩序可能從「倒塌的橡樹」想到。

布：第一個問題談到「偉大」，不算全是偶然罷。你不認為這暗示某些程度的疑懼，或說好聽點，有需要消除一些誤解嗎？

馬：提到「偉大」的問題，總括而言，來信這樣問道：「戴高樂將軍所謂的偉大是什麼？」在電視上，有人向我發問這個問題，我同樣直截了當地答道：「法國的榮耀！」我應該說多一點。我本來應在書中說得更多。當再版時，我會這樣做。

對戴高樂將軍來說，偉大在一方面是一種玄妙的概念——「朝向未知的道路」。不過它也往往是法國防衛的一種不可缺乏的武器。當然，法國人有時觸怒了他，不過總比那些忘記了其他國家亦觸怒了他們的人少。他對法國人有一種感情，不過他難得表達這種深切的感情，一種因為一九一四年戰爭的憐憫。他認為，在那場屠殺過後，法國唯有使法國人自我超越，才能重新創造法國人民，他亦相信，法國人只有澈底革新，才能再成為法國民族。所以他對行政事務不感興趣。至於他個人對偉大的熱愛，有誰可以否認呢？不過，他要偉大，因為在他眼中，法國若沒有偉大，便像一個沒有武器的軍人那麼無助。所以當我說，英國達到偉大的最高點時，是代表自己，而法國除了代表世界——像十字軍和法國大革命裏那樣——以外，從來沒有偉大過。

不過，如果使戴高樂榮耀於心的法國，為了生存而需要偉大的話，他自己亦需要偉大。除了通過法國以外，他還有什麼法子將它變成行動呢？

布：你把那麼大同小異（不論如何嚴肅）或反映一種傾向的信件冠上「特別」這詞。請問這是在那一方面？

馬：它們多是宗教性質。有封信引用了史達林的格言：「最終，死亡是唯一的勝者。」另一封信說：「也許，當你在尋找偉人時，你其實是在找尋聖人。」我認為這是錯誤，但言之有物。另一封信問道：「我們文明的危機是否正影響到中國？」（不，我不以為。）

除了宗教以外，還有我所形容的無關痛癢的論題。特別是談到貓兒，發信者在跟我說故事。例如，有一則有關一個農婦和一公斤牛油，以及一只貓兒的故事。故事說：有人在敲門，貓兒不能入睡，所以不去動那塊牛油。農婦開門出去。當她和敲門的郵差談了一陣子，回到屋裏時，牛油不翼而飛。貓兒在假裝睡覺。她說：「你騙不了我！」然後，捉住牠來稱——剛好是一公斤！請問貓兒如何下場？」

布：有關「倒塌的橡樹」的書評提到戴高樂和馬洛交談的「語氣」或「風格」相同，因此兩人實際上難以區分。奇怪的是，讀者認為這令人驚奇。不過這引起了一個技術問題，可能對歷史與文學史這

兩種層次滙合的真正性質，提供新的見解。請問你怎樣寫作？用交談後馬上寫成的筆記或靠記憶？記憶的變化效果又是什麼？

馬：那個冬天的大雪，使公路不能通車，所以我只好乘火車回巴黎。我在火車上做了三小時筆記，全神處理戴高樂將軍的思想和言論，以及當時的一般氣氛——白雪和森林。我正確認為，他的話使我想起了自己的話。後來，我請求依斯克利恩上校（Colonel d'Escrivenne）告訴我，他所記得的東西，這幫助我填補了空缺。

後來，我將書寫成。我認為，總括來說，我的記憶是正確的。（閣下不應忘記，我和戴高樂將軍的談話，使我們想起了許多往事。）至於變化，事實并不如此。在訪談時，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根本不像是一次很平常的造訪。戴高樂將軍用了一些有遺囑口吻的句子。我設法在書中捕捉我當時的感覺，這種感覺在戴高樂將軍葬禮上的印象變得更深刻。

布：上一次我們見面時，你對我說：「雪在『倒塌的橡樹』裏很重要，就像霧在『馬克白』（Macbeth）一樣重要」。請問雪在這方面代表、預示或象徵或允許些什麼東西？

馬：我的意思是，這主要不是我和戴高樂將軍之間的一場談話（Conversation）而是一次對話（dialogue），通過我，在戴高樂將軍與歷史之間的對話，以及和樹木、黑夜及白雪的一種與自然的同化。所以書中的最後一句這樣寫道：「La nuit tombe—la nuit, qui ne connaît pas l'histoire。」（夜在降臨——不知道歷史的夜。）

布：所以那些要從書上一字不拘地知道這次訪談，而不是「反記憶錄」那種散文體的人申訴說：「外人不知道到底是誰在說話。」

馬：在短句上，這也許真實。不過，我認為戴高樂將軍的聲音是可以辯認的，尤其是當他發表意見和使用那種高傲的諷刺口吻時，更易辨認。

布：另一個投訴是：「倒塌的橡樹」裏帶有回憶，好像：「在貝那里斯（Benares）的後巷和烏爾（Ur）和巴比倫（Babylon）的古老小巷裡，黯淡的燈光搖曳不定，在滿天星斗的黑夜裡，响起了大吠聲」——這都是取自「反記憶錄」裡的意象。

馬：整部「倒塌的橡樹」形成了「反記憶錄」的下冊，還有那些摹仿構成了「反記憶錄」的延續。我以同樣的方法，回憶了在第一冊裡和戴高樂將軍的談話。

布：更有興趣的是，有人說：「我們不知道有另外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和一位偉大的藝術家，畫家，作家或音樂家之間的對話。」你能舉出一些先例嗎？

馬：這可能有夏多布利昂（Chateaubriand 1778—1848 法國作家及政治家）的「逝者的對話」（*Dialogues des morts*）：「蘇格拉底的對話」；以及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索拉與尤格拉底的對話」（*Dialogue de Sylla et d'Eucrate*；138—78 B. C.；為羅馬將軍及獨裁者）等，我已重讀了這本書；有人順便告訴我，除「名人志」版（*The Pleiade*），這本書重要著作目前已絕版，我驚奇。索拉（Sulla）在泰浦（Tibur）隱居後，便是一個不祥的預兆。他說：「我相信，這倒令當我沒有大事可做時，我已完成了命運。法治的緩慢實施，民兵在太平時的紀律，我的腦子再也不能被這些東西纏住。」他又說：「因為我再也沒有下官，我是否再也不是索拉呢？」然而，差別與相同那麼強烈。可怕的索拉比較像史達林，而較不像戴高樂。孟德斯鳩的主角，孤獨地站在台前，像龐貝城（Pompeii）：為意大利西南部 Vesuvius 火山山麓一古城，於公元七九年因火山爆炸而埋入地下）的繪畫的人物，突出在背景前面，而不屬於背景的一部份。再者，索拉只談他的引退和行動。當讀者考慮到孟德斯鳩的書和我的書前後相隔了兩百五十年時，這種比較是有益的。

布：你會說過，除了關於大作的文學問題以外，一些讀者想知道戴高樂將軍的文學觀。一個典型的問題是：「他怎會欣賞克勞泰爾（譯註：Paul Claudel 1868—？法國詩人）和羅斯唐（譯註：Edmond Rostand 1869—1918，法劇作家，劇作 *Cyrano* 於一九七七年上演後，聲名大振）。」

馬：當我問他時，他答道：「某人不會永遠是少年。」不過，不是這麼簡單。我從來沒有聽他講過羅斯唐，只談到「西拉諾」（*Cyrano*）。「西拉諾」是一篇奇怪的作品。有一次，當 Francis Mauriac 和我在討論它時，我們發覺它並沒有什麼可取之處，我們發現，我倆幾乎都記在心裏。這齣劇的影響局部是文學以外的，就像「卡門」（*Carmen*）的影響一樣，部份是音樂以外的。

布：戴高樂將軍把他的記憶錄命名為：「希望之回憶」（*Memoires d'espoir*）。請問你的書不剛好表達了相反嗎？所有的讀者對書中的悲觀色彩和對世界狀態的關注，感到吃驚。Jean Cau 的書評開頭寫道：「戴高樂——一生中玩弄着希望手段的悲觀主義者。」請問這是答案嗎？

馬：不錯，我的書報導了一場有關悲劇的談話，可是也許那天戴高樂將軍的情緒不好。也許是因為他那時沒法總結和不尋常地質問自己之故。他已完成了「希望之回憶」的第一冊，也許我們的會晤有種

模糊的反效果。和我一起去的依斯科利恩上校後來寫信告訴我，謂戴高樂將軍在我訪問他的前後一個星期，情緒安靜得多。

布：從這點引起了一個出現過一次以上的問題：「這位曾負起法國未來的人物，是否是一個過去的人物？」

馬：把他當着一個「逝者」(un homme de passe)的理由，依我看是很膚淺的。這些理由是：戴高樂好禮節；爲一種法國不再擁有的權力念頭所困；相信法國的延續等等。談戴高樂的政權有如路易十四的政權是荒謬的。人民把戴高樂的意識和歷史知識當作陳舊的東西；這是一種令人困擾的強烈感情，有如許多左派人士依然對法國大革命的那種感情。對他來說，歷史便是法國的自傳。當談到未來時，我們先要考慮到現在。在一九四五年以後，戴高樂將軍相信，他所謂的「民選民主」已完蛋。他似乎認爲，世界進入了其中的一次巨變——世界，特別是法國。這種深刻的感覺，增加了他天生的固執。他以諷刺的語氣說：「暴風雨越猛烈，船的舵就得掌得更穩。」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的暴行和與工會及工人運動的關係，使他感到不安。不過，當提到與學生的關係時，我談到了文明的危機(crisis de civilisation)，他馬上同意我的說法。當他談及新制度時，他不單是想到一九五八年的憲法。

他心裏所想的是：我們正處在一種文明的盡頭，他希望能夠爲法國建立一種結構，讓她維持變化時期及最後的蛻變。他往往認爲，(法蘭西)第四共和國(1947—1958)和即將到來的國家之間的差異，將不遜於貝爾(Philippe le Bel)和路易十四政府之間的差異，或國約議會(Convention)和拿破崙之間政府的差異。他在一九六八年不止一次對我說過：「毛澤東和我可能是最後的人道主義國家首長。我們的繼承者可能是不同性質的人，因爲政治方法正在改變。」他對民意測驗很有興趣。他決心改革參議院，並無任何敵意，雖然多數參議員敵視他。他認爲參議院代表一個農業社會的法國，因爲它合法地代表了大地主；而他却要參議院代表一個不同的法國。

布：戴高樂將軍似乎沒有在和你所報導的談話中，表明這點。因此，一些左派來信者問道：「爲何他從來沒有考慮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制度？」

馬：要了解戴高樂將軍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我們必須記住：對他來說，社會利益是重要但是次要的。這些利益重要，因爲他認爲改變工人的處境，需要它們。不過它們是次要的，因爲他認爲，決定性

的關係不是資本（Capital）和勞工（Labour）之間，而是法國與其制度之間的關係。他對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制度很感興趣。他認為這是專制主義或沙皇主義的死灰復燃。他不希望法國發生同樣的事情，他認為這種制度和民選民主制度一樣行不通。他不認為即將來臨的文明是一種工人階級文明。他覺得平民階級更重要。不過我得重申，他的思想並不屬於某一範疇。他認為新的科技文明將演變本身的制度。在許多方面，他像貝爾，寄望着議員們為他帶來他們自己的「三民會議」（*etats genevaux*，即教士、貴族及平民組成的議會）。

不過，他也認為，只有新文明克服了一種他認為不僅限於法國的青年危機之後，這些制度才能付諸實現。

布：現在讓我們談談問題的要點。看來，你和戴高樂將軍在科倫布（Colombey）的談話，從頭到尾都被戴高樂將軍（及你本身）對文明危機或青年危機的擾慮籠罩着。你所收到的信件，幾乎全提到這點。

馬：我認為，戴高樂將軍和我基本上相信，這個危機是由於缺乏——前所未有地缺乏了最高價值（*Supreme values*）而引起。

對他來說，這些價值存在於三方面——民族，天主教，和某種禁慾主義（*Stoicism*）。他了解到其他價值的力量，好像他所說的蘇聯的情形；不過，他對價值的缺乏，不爲了任何預想目的而自我毀滅，感到困惑不安。他也不相信挑戰（*Contestation*）會毀滅最高價值，因為他認為，導致挑戰的，是由於缺乏了這些價值。他認為，它們被「科學至上」（*primacy of Science*）毀滅。由於科學的本質和它給予我們的巨大力量，它在我們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異於它在任何其他文明中的角色。今天，人類首次可以有辦法毀滅世界。十九世紀時，人們信任科學可能甚至非常可能嘗試了解世界。科學並沒有解決任何基本問題，可是最終會。我們的文明創造了一種新的最高價值，而沒有了解它將扮演的角色，這種價值便是：未來價值。如果科學沒有代替這些最高價值（人類活着的理由），我們現在知道，它永遠不會取代這些價值。科學沒有道德影響。即使真理是它的最高價值，它亦不可能回答這個問題：「人在世上做什麼？」（*que fait l'homme sur la terre*），而宗教却能解答。

大多數文明的最高價值來自宗教。當最高價值不再源於宗教時，我們必須回答這個問題：「怎樣去

辨認一種最高價值呢？「最高價值是人們準備爲它而犧牲的價值。有很多方式都不能充份地判斷一個人，但是一種文明却以它所主張的犧牲，向世紀紀描述它的形象。羅馬——最世俗與傲慢的文明——是在雷古拉斯將軍（Regulus）壯烈犧牲中，顯露它的身份。基督教徒願意爲基督犧牲，而禁慾主義者則準備爲他們的信仰殺身。從他們的立場看來，這兩種最高價值是社會正義和民族。兩者仍舊存在，但是一種真正的挑戰，不能引起任何之一者，即使它有一種模糊的左派傾向。

機械文明——我說過這種文明不能締造一座廟宇或墳墓——相信，它可以用權力和知識或野心取代人類的靈魂。這是它從來未了解什麼是靈魂之故。「靈魂有許多附加的意義，就像所有文明的關鍵語一樣如：理性（Logos），神，愛及死亡。我想我會這樣說過：「神這個字是不是指造物者，上帝（絕對），主宰，憐憫或愛」？詞之所以成爲關鍵詞（Keywords）是因為它們表達各種意義。「靈魂」這詞，混淆地說，是指人死後的殘存物。不過，對那些不相信死後靈魂生存的人來說，它又有什麼意義呢？它使人聯想到類似措辭中的「精神」（heart）的意義，好像「崇高的精神」（agreat heart）——德行與寬大爲懷。當「靈魂」一詞不再直接指「我們內心與神明交感的東西」時，它變得非常伸縮性。（你可以爭論說，在禁慾主義哲學裏，一種最高價值扮演了神的角色。不錯。至少神們的地位被取代了。）現在，靈魂一般上是指一種才能，像智慧。它是一種想像的才能，靈魂不是超然或受其所反映的最高價值限制而存在。一面映不出東西的鏡子，只不過是一塊玻璃羅了。「上帝已死亡」——不過我們不能以蘇魯支（Zarathustra，尼采的「蘇魯支語錄」主人翁，或譯「察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取而代之。我們也不能以知識取代上帝——不能知的知識。福樓拜（Flaubert 1821—1880，法國小說家）的 Bouvard 和 Pecuchet 斷定說，我們的物質文明是「沒有靈魂的文明」（une civilisation sans ame），不過他們其實不是這個意思。首先，我們的文明不是因爲是物質主義而無靈魂；可是因爲缺乏靈魂而變成物質主義。

宗教價值可被世俗價值（profane values）取代嗎？當然，不過，除中國之外，各地的政治神明正在沒落。蘇聯控制了青年問題，它沒有忽略它們。

尼采問道：「虛無主義最終會取代宗教嗎？」我們有需要把這句話重說成：「荒謬——即不理性會取代最高價值嗎？」——這種紛紛在世界各地出現的現象，給了我們一種預先的經驗。也許，否定價值（negative values）最終將變成荒謬。不過，危機中的青年——嬉皮士或挑戰者——並沒有

以次要 (Secondary) 或否定價值取代最高價值，而以肉體或精神狀態 (States) 取代之。毒品與性是狀態。嬉皮士所狂熱慾望的共有 (Communion)，墨西哥和 Odeon 及日本大學被佔據等事件，一切都是狀態。不過，狀態像吸毒一樣，要求更多。每種毒品要有價格。當你佔據了 Odeon 或巴黎大學文理學院 (Sorbonne) 後，你還想佔領其他地方，不然就回家。青年往往具體表現了希望——不論合法或非法。現在，它首次不再完整地體現了希望。希望不是一種狀態而是價值。

狂熱的人也許說，古羅馬墓窖中的羣衆將找到基督。不錯，只有他們沒有把基督和墓窖混淆時，才能找到基督。青年吸引煽動家，像蜜糖引來蒼蠅一樣，這種煽動家的方法不能像其他煽動手法，使我迷惑。對那些有理由相信；當你剝去將軍的星章時，你冒險面對一掛現成的元帥的人，我要說：「同時你得小心不要把青年當作我們文明的浪子，即使他們自暴自棄。每個文明必須以它所準備作的犧牲來衡量，如果你認為這些年輕人不能作出犧牲，那你還得多多學習。年輕人的胡鬧顯然是過份，不過這種胡鬧并非全是達達主義的。

世紀以來，一場可悲的對話第一次開始。正如戴高樂將軍所寫道的：「從過去的深淵裏 (Du fond des ages)，聖賢、豪傑和不屈不撓地維持人類尊嚴的無名之士，正從世界各地的墳墓中起來問道：「你們決定要犧牲什麼——爲誰犧牲？」從天涯海角，從加尼福利亞到日本的大學，最十足的挑戰者答道：「我們決定犧牲一切，不爲什麼犧牲。」

很好。不過，最鬼迷心竅的人，甚至是低賤的人，如果把派別和宗教，以及法國外旅軍團的果敢和禁欲主義者的胆識混同而論，將是錯誤。

這便是我給一位問我什麼是青年的困擾，而不是青年的救藥的不明來信者的答案了。

馬洛的英雄崇拜

以下是德國歌龍（Cologne）的 Hans-Joachim Reiss 先生致英國 Encounter 雜誌的一封信，封投書，針對該刊七一年十月號刊出的一篇馬洛訪問記（編按：即本期紫一思所譯的訪問記）作出感言。刊於該刊十一月號：

你在馬洛與戴高樂這篇文章的附言中指它為「奇妙」（譯註：該刊編者如是寫：Here is a most curious literary document）。這個詞肯定是多少有點英文式的輕言。我剛觀看了 WDR 電視上的一個馬訪談，他在電視上談了他那本關於法國地下軍（French Resistance）的新著，題為“Non”。此外，他也作了一些特異的懺悔。

很明顯的，他成為戴將軍的內閣部長是相當「無奈」（involuntarily）的。他從沒有對任何事物像對政治那樣有深濃的興趣，除了權力、歷史與命運。那是為甚麼他與戴高樂共同工作是這般發揮自如。因為歷史對他來說是一種話劇或戲劇——同時（也許您並不很精通華文）他更說，毛澤東有與他同樣的看法。於是隨着這些暗示，我們自然立即得到一個重大的結論：毛主席與戴將軍是當代政治舞台上兩個最偉大的演員。「在很早很早的時候，戴高樂將軍已知道：我是法國。而在延安那些較早的歲月，毛主席已知道：我是中國……」

我不知道馬洛懂得多少德國文學，也不知道他是否讀過柏·畢列治（Bert Brecht）的作品。但也許有人會推荐他讀畢列治的詩作中的一行——「快樂的土地上無需英雄……」（“Happy is the land that has no need of heroes……”）或許，有人會加多一點：無需英雄崇拜者（hero-worshippers）。

馬洛的自白

安德萊·馬洛 (ANDRE MALRAUX) 是法國前文化部長。他是一位知名的小說家。以前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參加過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以及西班牙內戰。二次大戰期間，他參戰納粹佔領下的法國地下軍活動，後來成爲一位戴高樂派。

下面是一家德國出版的週刊「DER SPIEGEL」派人訪問他的談話記錄。

問：您是戴高樂將軍的部長，這就是說，至少在表面上，您已經否定了您的年青時代。您是寫作「人類的命運」跟「希望」這兩本書的革命作家，怎麼能變成一個保守派同時又忠於自己呢？

答：有些人所說的「革命的過去」，在我們看來只有一個意思，即「保衛蘇聯」。如果我仍然忠於這樣的過去，那我怎麼辦呢？我得在一些請願書上簽名了。

可是，我呢，我負責宣佈過我們過去的非洲殖民地的獨立。我在阿爾及利亞事件中所採取的立場是盡人皆知的，這曾經叫我冒過被暗殺的危險。有一個不幸的小女孩子，替我遭了殃，結果兩眼失明。

這不是在請願書上簽字的問題，而是遭受人身攻擊。在我的處境中，我覺得我比那些掛

評我所冒的危險，多得不可勝計，那些人，一般的說來，用卡繆（ALBERT CAMUS）的話來形容他們，只是「把他們的沙發椅放在歷史的方向」就於願已足了。問：可是無論如何您已經不是同一個人？

答：我年青時代的思想跟我現在思想之間有了深刻的距離，這有一部份是真的。但是我認為這是由於外在的因素，這些因素有非常重大的歷史重要性。

譬如說，在一九三四年，我們大家的情緒是什麼樣呢？那時候我們首先是反法西斯。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自動的獻身於保衛這個立場的國家，蘇聯。我說的當然是第一個階段，即莫斯科的（清黨）審判以前的階段。那個時候我們一點兒也並不確實知道，如果希特勒跟蘇聯開戰，蘇聯會不會打贏。那個時候所保衛的，是一種非常具體的東西。

可是情形現在已經完全改變。以前有人民陣綫。現在則有人民的民主（國家）。如果說情形已經改變，這不是我的誇張。不必多費唇舌，大家就能很了解我。我把事實的基本點告訴您吧。在抗戰的時候，我跟法國結了緣。歸根結底的說來，那些攻擊我的人說我已經不再認為我們必須首先為無產階級服務，他們說對了。事實上，我已經把無產階級代之以法蘭西。

問：不再談階級鬥爭？

答：不錯。我現在認為國家的問題比階級鬥爭更重要。這有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演進太大了。在法國，我們的工人人數是七百五十萬，即大約三千萬投票人當中的七百五十萬選民。這就是說，現在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我們的工人並不佔多數，只有由工人佔多數才能有所作為這個思想並不全錯。

問：那麼五月的事件呢？

答：這個我們等一會兒會談到。有一件事在我看非常重要。我們每一談到國家，就有一種傾向是重現一下十九世紀時候的國家這個現象的。可是我談到「法國」這個字的時候，對於我法國並不是一種「價值」——它當然「也」可以是一種價值——對於我法國所意味的首先是一個「問題」。

在我看，國家在廿世紀的時候是最成疑問的。不管是雨果還是馬克思，在十九世紀的時

候都以爲廿世紀會是國際主義的。事實証明尼采的眼光最準確。他認爲廿世紀會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看得不對。

我們正在面對一種奇怪的現象：到處是國家的誕生或者重新問世。這都不是過去的國家重新復活。毛澤東正在把中國鑄造成一個根本是民族國家的國家。好，這個中國已經不是皇帝時代的中國，這個中國向全世界提出的問題也不再是皇帝時代的中國問題。我談到法國的時候，我所要保衛的法國跟十九世紀時候法國的爭霸企圖完全並不是一回事。這兩者完全兩樣。我總括一句話說：基本的事實是，作爲問題的國家的誕生。

問：這對於德國的國家主義不是一種提醒跟辯護嗎？人們都知道德國的國家主義的壞處，有人更害怕它的危險。

答：我們把這個問題這樣提出：「德國這個國家是不是國家的觀念特別危險，像所有舊日的法西斯國家——包括意大利在內——一樣呢？」回答是「是的」。可是這並不能使我們對於問題本身避而不談。這只是說德國的知識份子必須認真自問，如何使德國這個國家不會成爲希特勒的德國而存在。如果他們不這樣作，他們就將自絕於歷史的前途。

如果我爲「國家」這個事實辯護，這是因爲我把它看作一個實驗的對象。這並不是因爲我喜歡它或者不喜歡的原故。我猛然覺察到，我們的文明正在同時發現「國家」這個現象的政治重要性，以及文化在世界的空開中的新發展。

在文化的領域中所發生的事，跟在政治的領域中所發生的事並不彼此吻合。這一點很重要，因爲我們從十九世紀起養成了一種習慣，以爲這是並行不悖的。可是事實並不如此。這種情形在十七世紀的時候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時候的各大宗教都是有意的要成爲世界性的，可是都採取了國家的形式。

我認爲，如果我們談到文化，那麼我跟您說的話就會跟我的政治思想好像不一樣。我相信真理就是這樣的，而且我相信我們的文明也是這樣的。另有一件我也認爲關係重要：在我們的眼光中，差不多所有我們的知識界同志們，都是照十九世紀時代那樣來思維的。我認爲我們正在面臨歷史上從來還沒有過的巨大變動。

僅僅在一代當中，世界的面貌以及基本的思想問題可以說已然改變。這種情形從來還沒

有過，連在羅馬覆亡的時候都並不如此。因為羅馬（時代）的覆亡是幾代中的事。因此，一個人在他有生的一輩子當中沒有看見這個時代，可是我們親眼見了我們的這個時代。所以，要看清楚新的文明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得預先知道，我們解決這些問題不能用十九世紀的方式。

問：作為一位作家的安德萊·馬洛對於五月間所發生的革命情緒，有的時候甚至是超現實的革命情緒，無所感觸嗎？那些學生沒有要求「權力應有想像」嗎？

答：我們一步一步的來。五月事件的特色是兩種不同事實的合而為一。一方面是有關學生的這一組事實，另一方面是有關各大無產階級組織的那一組事實。如果這兩件事沒有滙合在一起，不會有甚麼革命運動。我們發生了一個學潮，這是全世界都有發生的，日本有發生，墨西哥有發生，這當然是一個有特殊重要性的問題。可是這兩件事合而為一了，如果要分析它們，就必須把兩者分開來談。

問：法國這兩件事的滙合是偶然的巧合嗎？

答：我會談到這個問題。關於學生這方面，我可以說是覺得有趣的，這就是因為您說得很對的那件事——超現實主義，是我對於它一點兒也沒有認真注意，因為我們的思想並不是超現實的思想，甚而不是甚麼倫理的思想，而是一種政治思想。您剛才引用過「權力應有想像」這句話。這簡直是開玩笑！我們是不是忘記了，我們知道甚麼是政治上的真理，難道我們倒忘記了我們的生活是甚麼？權力不是由想像組成的，權力是由有組織的力量組成的。

問：可是（人們）對於消費社會的厭棄十分深刻，是不是？

答：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照我看，有一種非常重要的解釋。我們的現代文明是第一個跟它自身發生了矛盾的。也許羅馬（時代）的兩三個世紀屬於例外，在我們以前的那些（時代的）文明，有的是非常宗教性的——那個時候人與宇宙之間，人與神之間是被認為存在有一種統一性的——不然就是希臘（的時代）。

可是，請你注意，在希臘這個時代，人的觀念是跟宇宙的觀念相一致的。希臘對於世界的貢獻就在這裏，這也可以說是希臘的發明。在像柏里克里斯（PERICLES）（

註：紀元前五世紀希臘大政治家——這樣的人看來，人是與宇宙一致的，可是不一定跟神一致，這不成問題，可是仍然有一種一致。

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文明之下，以機器為最大象徵的文明，所謂機器文明，所謂科學文明，所謂宇宙法則的文明，在我們當中發生了以前從未發生過的事情。

假定您明天要把您的宇宙觀與物質觀做一個概括的提要，您要那些最新的宇宙觀與物質觀作一個提要。您可以把您自己根本取消。人一點兒重要性也沒有。如果要簡單一點兒說，在愛因斯坦的物質本質論跟一位大心理學家的人性觀之間，兩者毫無關連。這成了完全孤立的、不相關過的事情。

我認為，在這一點上，我們面對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把這個現象應運無窮。這一點可以解釋青年們的現在情況，我們所面對的青年，歸根結底的說來，已經跟宇宙（秩序）全不一致。他們愈是知道了一點，就愈明白這一點。

學生運動的嚴重性就在這裏。可是我們不要忘記，這個運動已經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俄國的學生運動，現在日本，或者墨西哥，或者法國的學生運動。

問：學生的事件跟工人的事件的滙合，這個現象的認為不能持久嗎？

答：不能持久。

問：為甚麼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呢？

答：說是「巧合」比較難於回答。我覺得最好是說，無產階級的青年們起來鬥爭的時候，他們也是面對同樣的問題。

問：您是說，工人階級的總罷工起初是由於青年工人們（的罷工）嗎？

答：不錯！問題是同時並存的。尤其是，在政治問題上，不可輕視那些否定性的情緒——我把這種情緒稱作「否定性」的情緒。我從來並不十分親蘇，在成為親蘇派以前，我們曾經非常反納粹。現在，有些青年人說，他們反對消費社會。他們有所「反對」，這是真的，這種強烈的反對在工人方面與學生方面是彼此一致的。

可是，在法國，我們覺得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是非常表面的。我在罷工最嚴重的時候跟一位德國的外交家談起過。我問他感想如何。他回答我說：「您以為我能够把這個真當

一回事嗎？我是親眼看見過斯巴達卡斯（註：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德國激烈派社會主義團體。）的。」

我認爲他的話很有道理。在一九三年三以前，在德國，到處都有鬥爭衝突。隨便走進那間酒館，你都看得見有人打架；一邊兒是納粹黨，一邊兒是共產黨。所有的人的心理都有這個衝突。

在法國，可以說衝突只限於那些示威的人。而且，另外一件事更使我奇怪：我沒有發現「仇恨」這件事。我看了多次的示威，我們的跟他們的，不管是在香榭麗舍——您知道，那裡的一百萬示威很可能很快變成一種仇恨的示威的——也不管是在巴斯底，那些示威的人都沒有仇恨的表示。您可以看看那些照片。

問：照您這麼說，五月運動與其說是政治的現象，不如說是文明的現象了？

答：也許是同樣採取了這兩種形式的。像往常一樣。可是，如果你把政治的爭執跟倫理的爭執分開，那麼就可以發現，在目前，智識份子跟我們的青年剛好相反，他們的態度跟論調已經完全分開。

這是一種新現象。過去，在十九世紀的時候，人們認爲精神上的立場是應該採取政治的形式的。如果以此爲據，那麼五月間的事件使我覺得好像這是什麼的完結了。

十月革命是十九世紀的最後一次技術大革命，並不是廿世紀的第一個，像這個一樣，我們的反叛者現在（在街頭上）建築障礙了。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建築街頭障礙這完全是作戲。障礙有什麼意義，障礙是什麼？在從前，這是爲了防阻騎兵通過，防阻騎兵衝鋒的。一旦面對坦克車，這就變成了一個精神的問題。因爲政府如果破除那些障礙，不是用特務警察，而是用坦克，那麼他們就出動坦克，就一切完了。這可以說是一種「尾巴」現象，是一種東西的終了。

問：可是對於那些學生們這些障礙是一種象徵。

答：把這個當成象徵，剛好是有象徵的意義的。這是十九世紀的象徵，因爲，請你注意，一個真正的革命是涉及到象徵的。您知道，我以前寫過這麼樣一段話：「搞政治不談倫理，可是搞政治也不能沒有倫理。」可是由十月革命產生的象徵是極端強烈的象徵。這已

經不是一九〇五年的象徵，我的深刻感覺是法國的五月標誌了一種東西的終結，完全不是什麼開始。

問：您有一次說，戴高樂將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革命家」之一。您這句話是指的什麼呢？

答：我那時想到的，特別是「殖民地開拓者」的事業。我們現在都知道，在法國的各部部长之間，他們的觀點並不一致。我本人，從我們創始了（法蘭西）共同體這個計劃以後，我就覺得我們已經奠定了各（殖民地變成）可以獨立生存的國家的基石。您可以注意到，舊日的法國殖民地現在是最少有甚麼驚天動地的事件發生的。我是說，在我們的舊日殖民地中，既沒有剛果也沒有尼日利亞。您也知道這爲什麼。大家都使殖民地獨立了，可是保留了它們原來的聯邦制。我們不同，我們毀棄了這些聯邦制，創造了新的國家。

問：在您的一生當中，哪一件事對您的影響最深刻呢？

答：自己總是難於判斷自己的。我差不多可以自信，抗戰的影響最大，恐怕是因爲這是法國本身的事情。您可不要以爲這是什麼愛國熱狂的問題。在其他的事件中，我永遠覺得有一點兒是在「玩兒票」，就是在西班牙，我說的是西班牙語，不停的跟西班牙人作戰，我仍然覺得是個「外人」。不是在法國。

問：您覺得戴高樂將軍以後的情形如何？

答：這個問題的回答完倒是屬於預言了。尼赫魯對我說過：「我們是沒有繼承人的。」毛澤東也跟我說過這樣的話。我認爲，我們這個時代有一個特色，就是，它出生了一些人物，這些人已經到了相當的年紀，他們的一生都是代表一種歷史的命運的。也許這些歷史條件的綜合體可能已經不會重演。

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如果我們曾經提到列寧的繼承人問題，我們的當初的答案一定是托洛斯基。沒有人會提起史太林。可是有的事情是不可捉摸的。我認爲，戴高樂將軍所創立的制度比第四共和國的更有效，這是一個基本問題。我們現在有上議院的問題，這就是說要取消這個上議院。法國的上議院是什麼呢？上議院所代表的是大地主的利益。法國屬於一個大農業文明，創立了這麼一個地主的代表組織是有理由的。可是，現在，

這個主意已經沒有意思。

因為我們已經進入另一種文明。

有一次，我在我的一篇講演詞中說起，拿破侖如果跟蘭木賽斯二世（註：紀元前十三世紀的一位埃及國王）談論談論，他們兩個人一定很說得來。因為他們的政府沒有什麼大差別，他們的大臣也差不多是一樣的人，他們的問題也大體上是類似的。如果拿破侖跟約翰生會面，他們就恐怕沒有什麼話好說了。可是拿破侖的時代跟我們的並不很遠。

問：您對於您所掌管的這一個部作什麼感想呢？您有一次說，「文明應該是免費的」，您認為這個計劃能够實現嗎？

答：在十九世紀初期，那時候人們也不接受教育是可以免費的。儒爾·費麗（JULES FERRY）（註：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大政治家。）創始了強迫免費教育制度，全歐洲都追隨了他的榜樣。我認為文化現象遲早也要同樣對待的。

在我看，以大學為來源的知識，跟並不是知識的所有其他文化事物，這兩者之間是應該有非常深刻的區別的。說得清楚一點，譬如：誰教給人如何認識莫里哀呢？那是大學。誰能使莫里哀復活，叫人喜歡這個莫里哀呢？那是法蘭西喜劇院，或者說喜劇。

拿破侖對於這點就很清楚。他只辦了三間國立醫院，但是他以此保持了巴黎的文化。拿破侖時代的學生大家都能上劇院，可是現在……在拿破侖的巴黎現在每天晚上有三千觀眾。因為現在……在今天的巴黎區，觀眾在三百萬以上。我們正在目睹知識的驚人增加。可是，你如果連「布爾喬亞紳士」都沒有看見過，認識莫里哀的藝術發展與生平那有什麼用呢？大學的任務是教人知識。我們的任務是使人喜歡它。

問：您對於現代藝術也不摒棄呢？

答：那，不會。我們在四鄉外省舉行過很多次抽象派畫展。結果是想不到的。跟人們平常所說的剛好相反，文化會堂並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化會堂可以說是地道車。這就是說，這裡邊有無產者，有職員書記，絕對的什麼都有。可是它們都不是有錢人的「地方」。真正有錢的階級用不着文化會堂。

如果你到布爾日（BOURGES）去，在布爾日，連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女明星瑪麗

·寶華(MARIE DORVAL)都因為沒有觀眾而不能登台，我們在那裡倒有一萬二千名會員。……可是我們確確實實的知道(那裡的)米舍林工廠只有三千工人……而且布拉格展覽會曾經非常成功。

問：您為什麼要把巴黎刷新呢？

答：這是我堅持的一件事。您知道，人們談說巴黎的古色古香，這完全是笑話。巴黎沒有一塊石頭可以由風剝的古色變成黑色。這個，只要到凡爾塞去一看就知道。巴黎的石頭經過風剝的古色應該是橙黃色。如果是黑色的，那就是因為它們髒了，沒有別的原因。把巴黎的顏色改變了，我覺得也使巴黎愉快起來了。巴黎的建築大體並不十分晚——十七八世紀的——都是歡天喜地的建築。一旦罩上一層黑色，就變得好像愁眉苦臉。我所作的並不是刷新。我是把那些偉大的雕刻家，偉大的建築家們的真正陰影，真正光綫，重新發現了。這件事很使我感覺興趣，可是很短暫。

在主要方面，我認為我的觀點不是藝術的，而是形而上的。有人說，機器是夢幻的對立者。可是我們所看到的事實是，傳播夢想的最有力工具則只有在文明中，首先是電影。這些人要賺錢。因此，除了笑片是有世界性的價值的，他們所特別找求的就是心理分析專家認為最深刻的題目，性跟血。

經驗告訴我們：保衛人來對抗激的，對抗本能的最大力量，借用一句弗洛伊德(FREUD)的話來說，就是歷久彌堅。為什麼如此？這很難說。可是這是經過時間的考驗的。我們非常明白，一件希臘雕刻，柏里克里斯對它的看法跟我們的看法並不一樣。可是經過過時間的考驗的東西在精神的秩序與藝術的秩序中給人提供了一種保衛的力量，這也許是至今僅有的最大保衛力量，因為保衛我們的文明的已經不是宗教。科學文明不是宗教文明。所以它需要找求適合它自己的保衛力。

問：您為什麼把若望路易·巴洛(JEAN LOUIS BARRAULT)給停了職呢？
答：若望路易·巴洛對英國新聞記者說，政府利用一批流氓佔據了奧得安戲院，爲了好來施用高壓手段。

首先，您十分清楚，我們沒有施用任何高壓手段。其次，主管一個國家劇場這需要有責

任心。沒有一個國家劇院不是非有一個主管不可的。沒有主管也可以演戲。誰都知道奧得安戲院是被學生佔領的，政府認為公開發表這些謊話跟胡說八道不能跟一個國家劇場的主管人的身份並行不悖。我對這件事很惋惜，因為若望路易·巴洛是一位有才學的人，可是我是完全同意政府對這件事的立場的。

問：若望路易·巴洛被免職不是因為上演若望·齊奈（JEAN GENET）的事嗎？
答：完全不是。「屏風」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在國會裡還曾經為他辯護。我認為他是一位大戲劇家。在大體上，他的作品很不錯。

星洲法國新聞處稿（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時代周刊稿
琮瑜譯

最後一位文藝復興人物

有人問安德萊·馬洛 (André Malraux) 爲什麼停止寫作小說時，他總是晦澀地答道：「今天敘事已被意象取代了。」

對馬洛來說，意象何只取代了敘事，它更取代了人。遠在他上星期 (十一月廿三日) 以七十五歲的高齡因肺充血而去世之前，這位最後一位文藝復興人物已成爲傳奇人物，以及 l'homme engage (犯罪者) 的榜樣。或許，除了他非常崇敬的阿拉伯的羅倫斯 (Lawrence of Arabia) 外，再也沒有其他廿世紀的人物能像他這樣戲劇性地溶滙學術、藝術、政治和荒誕的冒險於一爐了。

有一回，馬洛說：「我喜歡使人不悅。」他的好動是很著名的，常與內心的本性一同自不滿突發出來。他的父親是巴黎的銀行經營者，母親是雜貨商。安德萊四歲時，他的父母分居了。一如其他活躍於法國現代文壇的知識份子，例如卡繆與沙特，馬洛是在女性的看護下成長，生活在 Petit bourgeois (小資產階級) 與過份嚴肅及約束的環境中。

馬洛總有一些神祕微妙的傳聞。這多少是因爲這個特別謹慎的人選擇了曖昧的詳情來掩

飾他的生活實況。比如說，他在那兒受教育，一直沒人清楚。一九二三年，馬洛向他的新任妻子克拉拉·高斯梅（Clara Golschmidt）進言，提議航向印度支那去碰碰運氣。「我們到柬埔寨的一些小廟宇去，」他告訴她，「拾回一些塑像來賣到美國去。我們需要在那兒花兩三年的時間。」

藝術愛好者

然而，馬洛却因盜竊古董而被捕。當他被判監禁三年時，克拉拉發起抗議運動，由他在巴黎的知識份子友人組成。法蘭西奧斯·麻力雅（François Mauriac）與紀德（André Gide）發表演說；安納多爾·法蘭士（Anatole France）聲吁道：「這年輕人不是賊，他是一個藝術愛好者！」

一九二五年馬洛返回西貢後，又再惹了禍事。他對法國殖民地政府當局的剝削惡待越南人感到驚悸，於是辦了一份激進的報紙『Indochine』。他在報上預言革命將會無可避免地爆發，除非當局的政策有所改革。後來，他看到了蔣介石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不斷加劇的鬥爭。這場中國人的戰爭便是他的第三部長篇小說『人類的命運』（Man's Fate）的主題。這本書使他在三十二歲時為世人所矚目。在書裡的凜冽寒景內，被捕的激進主義者卡多夫（Katorv）給了兩位與他同受監禁的同志一粒青化物藥丸，然後向火車的發動機上的火光步去——以一種近乎神聖的姿勢向死亡挑戰。

卡多夫很可能就是馬洛自己：批評家不單只是對他異常剛毅的外貌提出問題。「幫助我的，」他解釋道，「是無可毀滅的無理性之感覺。」西班牙內戰爆發時，他為「效忠人士」（Loyalists）組織一支空軍，與法朗戈的部隊打了六十五場戰。但是却諷刺性地——理想被現實所衝破——腐蝕了他的左傾狂熱。馬洛目睹了共產黨陷害了共和黨的後果之後，背棄了他的馬克斯主義，那時是一九三九年蘇德和平協定期。他回憶道，簽了那條約後，「我與法國結了婚。」他其他的婚姻卻沒有這般成功：第一次婚姻以離異結束。他的情婦左絲蒂·克羅帝斯（Josette Llois，她和他育有兩個兒子）在一九四四年因火車失事去世。他最後一次婚姻在分居了十八年後告結束。但他與法國的姻緣（Gallic Bride）卻保持不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 nom de guerre「貝歌隊長」(Colonel Berger) 的旗幟下，他與法國地下抵抗陣線 (French Resistance) 並肩作戰，並指揮 Alsace—Lorraine Brigade 渡過萊茵河，深入德國。

禁慾主義者

戰事使到馬洛成爲戴高樂的烽火兄弟，這次的邂逅形成並支配了馬洛將來的歲月，是一道連結邱彼得與普羅米修斯的鏈。在戴高樂戰後的第一個政府他出任新聞部長，後來成爲 *Rassemblement du Peuple Francaise* 黨的首席宣傳人員。當戴將軍在一九五八年再次掌權時，馬洛成爲文化事務部長——一個特地爲他而設的職位。他展開一項運動，以保存法國的著名建築，並在各省設立「文化屋」，大力把藝術從博物館帶出到大衆廣庭。戰後的歲月中，他成爲藝術心理史家，在「沉默之聲」(The Voices of Silence) 與「上帝的變形」(The Metamorphosis of Gods) 這樣的作品中，他探索了繪畫與雕塑的抽象元素。

左傾份子在一九六〇年代尖銳地批評了馬洛。他們問道，這位左傾份子的模範，這知識自由活例，要怎樣爲戴高樂政府服務——甚至在壓制反政府言論這一點？文藝評論家則非議他高傲、官方話式的文筆；對他概括地說：「雲朵，雲朵，」的流暢熟練，戴高樂自己也曾經噴飯道：「除了間或的閃電之光。」閃光照耀着一個日漸對情慾漂泊的形象與一位俗世的聖人，他的顏面極可能在他極崇敬的基圖 (Gito) 壁畫中浮現。在他的兒子於一九六一年因交通意外去世後，沒有其他人比馬勞茲更爲自己本身着想，他奉着「永不道歉、永不解釋」的個傲格言過日子。他的自傳『反記憶錄』(Anti Memoirs) 透露的是驚人的頭腦，而不是人物本身。只有在私下——通常是在巴黎他最愛到的拉絲莉 (Lassalle) 餐室的午餐上——他才顯露他的機智與博學。在孤單的自言自語中，馬洛的思維任意溫遊，從希臘到拉丁到希化萊，從冰島的故事到關於畢卡索的最新傳聞。他始終被人類的動機牢綴。一九七一年他志願到孟加拉招募並領導坦克隊對抗進攻的巴基斯坦軍隊。每天早上，他進行某種儀式似的從他特別的日曆上撕下一頁。「爲甚麼要回到過去呢？」他問，「撕下的那頁已不復在那

兒了。」那記錄馬洛過去壯觀的經歷的日曆已沒有頁數可撕了。他的那一個角色最能不息地存在呢？激進主義者？軍人？作家？藝術鑑賞家？還是爲 *la belle France* 辯護的戴高樂主義者？馬洛給後人留下的只是提示，而非答案。他比許多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更應該得到該獎。有一次，他沉思道：「如果我臨終時，能對自己說，有五十萬年輕人因我的所作所爲而能看到一個窗口打開了，他們能由這窗口逃離技術統治的嚴厲與通常是暴力或粗鄙的閒時活動——如果我能這麼說，則我將快樂地離開這世界。」

（原文刊於七六年十二月六日「時代周刊」）

開會

開會

開會

「古城之戀」之四

關於開會，通常有人說：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我想：沒有幾個人真正是願意開會的。然而，事實上又沒有辦法不開會。沒有開會，便沒有議決案，無法代表公意。於是，開會公決的，就有約束大家的力量了。

我是極不喜歡開會的。一方面，我是不重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有些會的確是爲了開會而開會，浪費了大家的時間。有些社團的章程中，規定了多久要開一次會的。我曾担任過一些教師公會的主席，我總是設法少開會。我也做過十幾年峇株扶輪社的社員。扶輪社每週必須開一次會，參加每週之會乃社員之主要責任。因故缺席還可到其他扶輪社去參加他們的例會以補回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和一些社員在開會之後，大家縱酒暢談。我們把開會作爲聚會的藉口，因而每週都有一次見面的機會，我們就不以開會爲苦了。

記得我到龍引去做校長，在主持校務會議時，就像家人商談一樣，既不按開會程序，也不管開會形式。有一位老師當場提出來，好像是說我沒有提議附議表決之類。可能他以爲我

不知道如何主持會議。我曾參加過新文龍中學董事會開會，那些董事們的確是完全依照開會程序的。我還在讀小學時，就每週有一次級會。完全遵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初步」，練習如何開會，如何決定本級的事務。全校還有一個學生自治團體，叫做「大道市政府」，我會連任數屆主席。在中學也有級會，在大學我們還練習過舉行國會。對於主持會議，我可以說是訓練有素。那次開會，既然有位老師不同意我的作風，我又是新做校長，年紀還不到卅歲，按捺住自己的脾氣，立刻改變方針，完全按部就班，照章開會。不僅有提議附議之類，我這位主席還複述每位發言者的意見，一絲不苟。那一次的會，大家都有點啼笑皆非。表面上，我還是裝成煞有介事的。以後大家都熟了，裝模作樣的會議也就少了。

來到附中，我的開會的作風，仍沒有改變。我曾細閱歷年會議記錄，一般都相當簡略，而且記述校長及各主任的報告多，決議事項很少。這樣看來，所謂校務會議實在是有可無的。

學校不像社團，老師教書母需藉會議來規定他們如何教。至於作業的多寡，我一再強調遵循原有的規定。好老師不用別人來強迫。果真需要強迫，他仍可自辦法敷衍的。

尊重老師是我的固有原則。所謂導師重道，決不是在教師節的宴會上推崇教師兩句而已。我的尊重老師是出於至誠的。我把校長看作是值年的教師，地位是不等的，只是責任重些罷了。對董事會來說，校長是教師的代言人；對教師來說，校長又成了董事會的代表。有人向我建議要如何才能管住教師，我總是敬謝不敏。反過來說，我對於老師——任何一位老師，都有極大的容忍量。我從沒有在學生面前講過老師的壞話。爲了維持老師的尊嚴，我甚至於可以蒙受誤會而不把事實真相揭露出來，來爲自己辯護。

我這種態度幾乎是出乎一般情理之常，因此反而不易爲人所了解。不過，時日一久，有許多具體的事實來證明之後，誰也會明白的。

我既是尊重每一位教師——我強調每一位，在我的心目中，教師都是一樣的。不論他們和我的私人感情如何，也不管他們在身後對於我的批評如何，在分配功課方面，絕對不受私人關係的影響。我常常會想到老師個別的困境，而給予特別的考慮。這不是市恩和拉攏，而是基於我的同情。但並不一定爲人所欣賞。

這樣一來，和我私人有感情的，在公的方面，決佔不到甚麼便宜。可能因為和我私人有感情，更須爲學校多作一些額外的服務。

有一個時候，流行一個名詞「校長的人」，可能是指校長私人的人。我既是「無私」，我可以向董事會逐個指出：那些和我有私人感情的教師，沒有一個在公務方面有優待。後來我也在校務會中提出來，大家可以檢討，甚至於調查，看那一個校長的人有特殊的好處？分派功課最多的，是看課程的需要，有時會考慮到他個人的處境，而決不是與我的私情。在培中十年，我自己的配偶一直是分課最少、薪津最少的。別忘了錢是誰都愛的，也不會嫌多的。曾錦祥兄教數數學，兼教務主任。他和我共事廿餘年，他的教務主任的職薪便是不正常的低。陳貞那兄也是和我共事甚久的，他可以教英文，也可以教數學和物理，全校功課不够分配時，便多塞幾節給他。粥少僧多時，他便連基本的每週廿節也不到。

培中的訓育，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最初我設立訓育委員，把責任分開。後來好容易遊說校友鄧日才先生出長，他又一定要許聲鶴先生担任副主任。從此便奠定訓育主任的制度。不久之後，鄧先生堅決辭職，百挽不濟。一時簡直使我不知所措。我差不多和每一位可能出任的老師商量過，都有不同的理由來婉拒。逼到我幾乎要自己來兼任訓育。

好容易說服了當時的體育主任陳國華先生。他不是校友，他只答應做一年。當時幾乎只要有一個人答應出來做訓育主任，便解決了一切。他做正，仍由聲鶴兄副之。到今天，我仍然感謝他。他可說是臨危受命，志慮忠純。

一年期滿，他要我守諾讓他讓賢。苦留不果，只得答應。他頂上了這一年，總算也够朋友了。像勸新娘上轎一般，好容易說服了校友葉榮棠先生。他是和鄧先生同時回母校服務的。但是他担任的功課不多、也不重。現在，忽然以黃袍加身，來分担我的責任，我也很感謝他的。

他經過考慮之後，只肯做副主任，而且建議由聲鶴兄做正的。

聲鶴兄是年資相當深的老師，耿直熱情，責任心重。和我共事既久，頗爲相投。我不容他作任何推託，硬硬地要他上了台。

許葉兩位，一直做到我辭職離開。而鄧日才先生更繼任了校長。

我列述這一大段，只是爲了要表示我這個校長，並沒有引用私人的氣息。學校行政人員，不用和我有私人感情，誰都可以上台，而且誰都可以和我合作無間。只要是在學校裡服務的，都是校長的人。

在每年的第一次校務會議中，我將課程分配作扼要的解釋，尤其遇上了特殊情形，例如某人功課特別多，或是某人某日一連要上五節課之類。接下來，爲了籌備慶祝校慶要開一次會，學年結束時也要開一次會。此外，除非有特別重大的事，我就不願再開會了。爲了使開會能輕鬆一點，在會後常常舉行聚餐會；有時由我私人招待大家。

我們的聚餐會，熱情洋溢，輕鬆愉快；尤其是開酒縱飲。我是一個豪飲的人，除非已是半醉，通常我都是來者不拒的。有許多能飲而量大的同道，也有滴酒不沾的同道，再加上一些能飲而因健康關係不敢飲的，大家聚在一起可就熱鬧了。我記得有一次聚餐，一共喝了七瓶酒，創了最高記錄。我們這些愛喝酒的在一起，一杯在手，忘懷一切。這仍是平淡無奇。有趣的是強迫幾位不喝酒的人去喝。例如許聲鶴兄，原是滴酒不能沾的，每次都鬧着要他喝。在盛情難卻之下，他只好答應喝「一絲絲」。那是將酒先倒在湯匙中，然後倒進酒杯裏。他常因此而頭痛一兩天。

通常每桌都推出代表來向我敬酒，另外也有一些善飲的同道個別來要和我對飲。三杯下肚，大家都飄飄然，連不喝酒的也可分享我們的快樂。遇上我酒興不濃的時候，他們也讓我淺嘗即止。因此，我從沒有真正醉過。

聚餐的菜餚不貴，酒價甚昂。加上大部份同道是不喝酒的，不好要他們分担酒費，酒就由負責行政和愛喝酒的人共同報效。有幾位同道如會應欽張長發諸兄，自己已不十分喝酒，對於徵募酒很起勁。他們徵得多少，我再如數報効。有一次，我要出五瓶之多。從此，聚餐會的酒就不虞匱乏了。

我和同道們喝，我也和董事們喝，我還和校友們喝。有一天中午，我和正副主席三幾人曾喝完三瓶白蘭地。另一次，我和鄭亞通兄喝完一瓶。至於晚上的記錄更高。楊柳青先生常在月明之夜，約我去他家，在花園欣賞他珍藏的佳釀，合飲一瓶，已成常規。

想不到在我離開培中一年之後，我竟變成了不能喝酒的人。對於我的健康來說，是大幸

事。我的家人，看慣了我縱酒傷身，現在都額手稱慶。我如今有酒不能喝，不免心癢癢的，而又奈何不得。追懷往事，餘味無窮。

除了學校裡的會之外，所有的董事會校長都要列席。有時還有校務報告，有時便是敬陪末座，整晚呆呆的坐在那裡，儘管如此，我從未藉詞逃避，每會必到。此外，還有華文教育促進會及其他教師團體召開的會議，培中校長也是非到不可。後來我還受幾位朋友的鼓舞，發起組織業餘器械操會，我被選為主席，也得照章開會。我便兩次會做一次開，司謂取巧。

我的「怕」開會，大概是人人皆知了。有一次半次，董事會還有意無意的提出學校不妨多召開會議，交換意見，集思廣益。開會的記錄可以印出來，分送各位董事，使大家知道學校各方面的情形。也有一次半次，有關校務的規章，我沒有經過「開會通過」而修訂，因而引起煩言。

我的理由很簡單：校長負責全校行政，有如美國政府的總統：既是行政首長，也是立法首長；不像英國式的內閣首相，全體內閣集體負責。辦學校也不是開工廠，每天要開會來討論生產和推銷。所謂百年樹人，是任重道遠的事。如果多開會便可辦好學校，我願意天天開會。

校務的興革，校長有全權，不用開會來約束。校務的進展，校長有責任，也不用開會來推卸。至於會議記錄，任你如何寫都是可以的。

多開會也許會把學校辦得更好。

不過，我仍堅持我的原則。只要大家齊心向着同一個目標，自發的努力總較迫不得已而為的好。以身作則，以德服人，如沐春風，如沾時雨。在無形中薰之陶之，感之化之，不求近功，不圖遠利。

天何言哉，萬物育焉。這才是教育的真諦。

賴瑞和

台北·一九七六年冬

你說：

「我看不見你哭

當時我抱你的頭在我懷

感覺你每一根肌肉在哭」

我深秋雨夜來

是回來？

抑是流浪開始？

永遠別問我

你或許會說我

「離家回國」

來了嗎？

○南號公車上再問自己一次

瑟縮風衣裏

擠入人群

我感覺寒意和溫暖

○南像你

小名。對不對？

○南

我如今的零和家的歸向

秋冬交替我想家

秋快盡

我盡情玩樂吃喝

高粱封唇

火酒一樣燒下去

天涼了燒熟黃酒

烤熟的紅薯在風衣口袋裏

寫詩等明春來吧

那是我一點秋天的

殘存。我已來遲

帶一身疲倦來

所有美好的在永遠夏天裏燒盡

冬來了

○南公車左窗伊啞啞的駕過去
一列送葬行伍

我已買好棉被和毛衣
安靜等候
夜裏聽風叩窗

冬以來課我聽好多
疲倦快完了

等一等

再等一等

我是蛇年生的
讓我冬眠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台北

紫一思

歌

——給賴瑞和

臨窗夜讀

遠處有琴聲 落寞的琴聲

遂想起

那年

你和D.H.羅倫斯對斟

三千杯

未醉

還有你傷感的雙眼

那隱隱的失落

那下着雨的不眠長夜

我不知道

你還有什麼心事？

如今 彼岸的風

一定很涼 彼岸的

雨 一定很冷

我欲放歌喚你

唯聲音 啞默

啞默——

或許這樣才能想你在彼岸

在秋天寫詩寄航空信

和飲酒的樣子

稿於七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沙禽

沙禽詩兩首

調寄老賴

怔忡的夜裏我彷彿聽見你說

「Now I just got to cut loose……」

而已經是第幾次

你游離天地間却不能遺忘

最初緊纏你的一聲雷响

當然遺忘是不可能的

我們不能阻止它在夢中咆哮

但驚醒時也不必逃

我們永遠置身天地間

雷聲再响時

或者我們可以坦然傾聽土地的下陷
那已經是一種信念了

Dear Old Lai

你要知道

我們永不可能尋到

那座陌生自足的小城

那處在窗外是草地的

書香的臥室裏

寧靜的醒來吧

向所有善意的陌生者點頭微笑

沒有言語

到鎮上買你的麵包……

註：英文引自 Bob Dylan 的歌：Going Going Gone

美女

美女 必須是哀傷的

因為她已經不能

傾城 只能

在城裏 傾茶 傾酒

傾下她的籌碼

傾掉暖日和風於盛宴的酬酢

她也不能

顛倒衆生 只能

在衆生裏 顛倒

像醉於一潭清澈水池的楊柳

搖晃於金碧輝煌的宮廊

搖晃於金玉交錯的杯盤

搖晃於於台下觀賞者的眼光

她絕不能獨坐

且不需要靜默的書香

她必須顯露淵博的識見於玉口的侃侃而談

她絕不能獨立 驚惶於驟然襲來的露水寒

她更絕不能獨行

她深霧的美目不習慣探尋方向

因為她已經不能

在城外飛舞 不能

讓艷麗的衣裳沾濕雨露 只能

在城裏 裝置典麗的閨宿 只能

在鏡前修飾暮色般流落的顏素

美女 畢竟是哀傷的

淡 瑩

坐姿

陣雨後
窗櫺外一排松樹
豎起尖細顫抖的耳葉
偷聽 時光滑翔
在水面的潺潺聲響

風起時
脈絡愉悅地舒展自己
如河流向黑夜
盡量舒展無岸
我和我的生肖不管
是屬蛇還是屬羊
却無法逃竄
年齡的怔忡

罷了罷了
讓我的坐姿
從最初到結束
永遠是頑石雕刻成
的憂患塑像
撫摸着窗外
春夏秋冬
一小格天籟

一九七六年中秋於望園樓

Leon Edel 作

王潤華 譯

現代文學與心理分析

(下)

(一) 心理學與創作過程

在佛洛伊德之前的學術研究，主要是追溯資料的來源——一本創作的作者生平與文學上的淵源等等。探討某些作者讀過的著作，研究他們生平中的某些事件，目的是要瞭解這些因素怎樣影響他們的作品。自從心理分析發展起來，批評就從這些簡單的探討，轉向藝術的意識，同時更有系統性的研究幻想的程序——那就是藝術家的虛構想像，與在作品（詩，戲劇或小說）中的表現手法。現在愈來愈多人承認，多數搞創作的人不是很有學問的人，即使他們整天泡在書裏，他們所看的書只是用來刺激和啓發他們的想像——因此挺重要的，不是他們所閱讀的書，而是他們的想像。今天如果文學的淵源一旦被肯定，心理分析的方法就可以運用過去，找出這些資料怎樣被溶化進作者的創作意識中，然後寫出一部新的文學作品。通過心理分析的途徑，我們可以找出爲什麼一個作家特別喜愛某些資料而不喜愛別的之因素。研究創作的過程，免不了要追查一下作者生平資料；不過這種研究牽涉到一些更重大的問題——很多文學批評和心理分析理論家都同時注意的問題。所以一些文學批評家會指出，當心

理分析專家研究文學作品及其作者，他們幾乎所有的結果都是關於作者的神經個性的敘述。他們把藝術看作似乎是糾纏在藝術意識中的白日夢。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屈靈（Lionel Trilling）在他的一篇論文「藝術與神經病」中曾討論這種研究。屈靈的看法是，一個藝術家的「神經系統應和普通人一様」，他是健全的，「不管你對健康的定義作何解釋。」他秉賦一種才氣去構想，策劃，然後把作品寫出來。把心理分析運用來研究文學的創作過程，它能夠用來解釋，正如藍姆在一篇論天才的頭腦之健全的論文中說，「真正的詩人是在清醒中做夢。他不是被他的題材所着魔，而是他把要描寫的對象完全制服了。」心理分析批評家也許會稍爲改口說，藝術家普通被他題材所着魔，但是又能够把它佔有。

一些心理分析學家在發展他們的自我心理學研究中，特別是克理斯（Ernst Kris），在最近幾年曾改革了趨向「還原」式的分析。藝術中潛意識的過程之發現，一方面使到會用「實用心理分析」去判斷藝術家的個性的心理分析家感到興趣，另一方面多數文藝批評家和傳記家則用它來研究藝術家創作的真正結構，用什麼方法他的幻想文字把許多素材變成有形式與結構的文學作品。自我心理學的發展使到研究文學的學者能够看出來一首詩或一篇短篇小說，可能包涵着潛意識中的自傳題材——不但來自佛洛伊德所說的兒童時代之回憶，也有來自成年各階級之回憶。艾力遜在研究某些人之生平之各個發展階級和「認知之危險」中得到這種理論。雖然他研究的對象是宗教和政治人物如路德（Luther）、甘地（Gandhi）、希特勒（Hitler）等人，而不是文學家，他的理論對文學傳記家在近年來具有遠大的影響力。

（二）心理學與傳記

上面「創作過程」討論中所指出的心理學新趨勢，當然也同時被運用撰寫文學家的傳記。很多作家的傳記是由心理分析專家所撰寫。Marie Bonaparte 寫過美國作家愛倫坡的傳記，Phyllis Greenacre 對英國作家史威夫特（Swift）生平作過研究。這些與其說是從文學觀點來研究，倒不如說是臨牀式的研究，他們特別刻意要從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和生平事實中探討出他們的潛意識活動。當文學傳記家利用心理分析的理論時，主要是找出一些深入的見解來配合他們自己的理解，目的並不是爲了心理分析本身的理論之建立。因此傳記作家從一篇

作品的手稿或一封信中的一個筆誤，會增加對研究的對象的瞭解；但是對一個有心理分析訓練的作家，他會把筆誤當作瞭解潛意識的參考資料，而文學傳記家會用這筆誤來揭露一些可以證明的事實。

把心理分析的理論用在傳記裏，可以使寫傳記的人避免處處對研究的對象尋求合理化的要求，因此可以用來幫忙解釋他對某些題材，某些主題之偏愛。有心理分析訓練的傳記作家，也會注意到過去被人忽略的，看來毫無意義的小細節，而且用來解釋研究對象的個性。最大的差別，這種傳記作家跟他的前輩作家不同之處，在於前者能掌握研究對象內心的矛盾衝突和模糊的性格。過去老一輩的傳記家，極力擦掉有矛盾衝突的地方，使他研究的人物看來更是言行一致，性格始終如一——不像真正的人，會有矛盾的心理。Betty Miller給白朗寧（Robert Browning）寫的傳，或者這個作者對詹姆士生平之研究，代表心理分析方法之運用之典型例子，它們把臨牀和診斷的過程隱藏起來，用普通的文學關係，把活生生的性格強烈地表現出來。一部最獨特的心理分析傳記（它所以獨特，因為對象是心理分析的創始人，而撰寫人是他的研究搭檔），就是瓊斯（Ernest Jones）的佛洛伊德傳記。這不但是一部傑出的傳記，同時對佛洛伊德的內心生活與心理分析運動之原始與歷史之關係有細微深入之描寫。不過唯一缺點，在於運用他本行的語言來撰寫，而且全用心理分析治療那一套法寶來分析，外行人不易閱讀。

早期值得注意的心理分析來寫傳記，要算 Stefan Zweig，他寫了一系列傳記，並定名為「名家：偉大心靈之分類」。Zweig 把人物分類列入四大冊中：第一類稱為「名家」，如巴爾扎克，狄更斯，杜史妥耶夫斯基；第二類是瘋狂天才如何德林（Holderlin），Kleist，和尼采（Nietzsche），這些人有極高的創作天才，但往往驅使自己走向毀滅；第三類是刻劃自我的大家，如意大利作家（asanova，法國小說家史丹達爾（Stendhal）及俄國的托爾斯泰（Tolstoy）；第四類是精神心理的治療大家如 Mesmer，Mary Baker Eddy 及佛洛伊德。有些人的分析不怎樣成功，有些分析如果拿近年來的心理分析思想來衡量，要算落後，不過由於 Zweig 的文才很高，倒把每個人的精神面貌描寫得生動清楚。他實在是最早期把心理分析用進傳記的功臣。

(四) 讀者與作品

在討論讀者與作品之間的關係時，心理學和批評便要同時進入美學的問題裏。讀者與作品之間的關係之注意，有文學存在的古代便有人討論它。在荷馬的著作裏，我們可以覺察到他所用的一些技巧，目的是要使到他的聽眾注意，同時又把自己投入作品中。在現代，我們也可以在模魯斯特（Proust）的作品中看見深入且有見地的討論——怎樣使到讀者很密切的與他閱讀的小說發生共鳴，以及使到他與某些人物和景物產生認同感。在他的陰森的小說「碧盧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詹姆士特地製造一些模稜兩可的意義。根據他自己的解釋，這些空白能够使讀者去幻想成眼自己有關的意義。每一個讀者因此以自己的經驗來解釋模稜兩可的地方。臨牀診斷心理學會實驗過很多有價值的試驗，文學批評家可以從中得到參考價值：那些實驗包括運用沒有結構的材料，如Rorschach試驗用的墨漬，或高度組織過的材料如藝術品——這些材料可以研究它們對觀眾的刺激反應效果，觀衆往往會因各人的特殊需要和個性而發出不同的反應。

值得注意的批評研究是李察史（I. A. Richards）的著作，以及 Alfred Korzybski 的徒弟們那些語意學家的著作。李察史跟 C. K. Ogden 合作，早在一九三三年出版了「意義之意義」（The Meaning of Meaning），它研究語言的目的是要強調批評跟字意之緊密關係。在「文學批評原理」（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4）與「科學與詩」（Science and Poetry, 1926）二書中，李察史建立的幾種理論，對當代英美世界的批評有極深遠的影響。他研究的重心落在詩的本質與價值上，特別探討一首詩中所產生的東西，讀者怎樣受到詩的效果之影響等問題。他研究的途徑是借重心理學，他的方法是解釋的。李察史相信讀者經過訓練後，閱讀的效果會更好，一些平時不易溝通或「難懂」的作品也可以接受。他這種看法被很多其他批評家接受和推行，因此尤其在美國，大力鼓吹對文學作品各部份精細分析的重要——這工作被認為是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同時也導至帶着幻想力地去解釋文藝作品之閱讀方法。

五 結論

大體上來說，大家都知道心理分析對研究人類行為和心理狀態變化所帶來的新解釋，但

是心理分析與文學研究之學科關係至今還是模糊不清，問題還很多。文學家和學者之間還有反對把一切「心理化」的習慣，他們認為在一些大作家的作品中，人類對心靈的知覺已很深奧，實在不需要進一步的幫助，特別是科學化的心理探討。此外心理分析的派別與理論衆多，而且互相矛盾，因此不能隨便亂用，要不然當某一定理使用到文學裏去，往往會造成混亂和武斷的結論。

佛洛伊德學派以嚴格固定的手法來使用象徵的理論已經受到很大的批評，很多學生知道象徵有世界性的一面，它也有個人的特別涵義。Otto Rank主張與生俱來的憂慮症定理對文學沒有什麼幫助。Alfred Adler派的「自卑感」定理對醫療病人有極大功用，對文學學者倒沒有太大的作用，唯一的價值是幫忙我們瞭解人類為權力而鬥爭的問題。上面已經講過，容格派的心理學家倒是給文學研究提供很多資料，因為他的研究跟宗教和神秘主義很有關係。有些人認為意義最重大者，是美國派的 Harry Stack Sullivan，他把個人看成「個人之間的關係」之產品，因此他認為小孩早年跟人來往的生活形式（主要並不是性問題），是形成每個人個性最重要的因素。由於小說大量描寫個人間之關係，所以對研究文學的人很有貢獻。Karen Horney 和 Erich Fromm 吸收了社會學和考古學的一些思想而發展出來的心理學理論也極有價值。他們特別注意那些個人生活中（不像佛洛伊德強調生理上的本性）最相關的以及文化上的問題。

毫無懷疑的，一直到目前為止，心理分析在文學研究上的使用，還留在生硬、簡單的階段，把極其複雜的東西簡單化，把創作的個性人云亦云地分析。往往一味模仿心理分析那樣使用文學材料，而不是選取心理分析的獨特見解與方法以供文學使用。這兩個學科交配使用會帶來非常豐富的益處，如果那個作家在兩方面的訓練都很有基礎，尤其是在批評和傳記上。今天還沒有事實證明，一個富有幻想力的作家，憑藉着他們自己的觀察力和感情，能够很令人滿意地把心理分析的理論化為己有。即使有人做到這地步，結果卻很機械化，除非搞創作的人使用它們的時候，不當作心理分析的程序，只看作某些獨特見解——艾略特在他的詩和劇本中便這樣使用。文學批評家和傳記家中，只有極少數的人是精通心理分析這門學問，因此在很多著作之中，只有幾本有永久存在的價值。只是從書本中拾取一些心理分析知識來打扮自己的文學研究者，一定滿口理論，而且很「理性」的抓住心理分析工具，不過正如佛

洛伊德所警告，他們不見得澈底明白潛意識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潛意識和感情的關係。這種區別可以拿紀德（Andre Gide）的小說和機魯斯特（Proust）的著作之區別作比喻：前者強調知性和理性，後者專使用聯想和感情。

擁有心理分析經驗的批評家和傳記家俱有一種明顯優點，那就是他們不會把自己心靈的思想和幻想注入自己寫作的作品或別人的傳記中。這樣做的話，就表示他們像心理分析家一樣，俱有自我觀察的態度——對他們病人，客觀地分析。

心理學已經證明，在文學作品中，可以找到很多極有意義的虛構的例子，充份說明心理學的學說與潛意識的活動情況。而文學這邊，還是不斷吸收和學習使用研究心理的工具，尤其是心理分析的理論。文學所遇到的難題，其中有專有名詞的使用問題。爲了需要，心理分析的技術名詞隨便亂用在文學批評上。在文學研究領域裏最成功使用心理分析的人要算那些傳記作家和批評家——他們想出高明的方法把專有名詞「翻譯」成他們本行裏通行的字彙。

在未來我想我們一定會弄清楚心理學與文學的任務，同時更滿意的確定心理分析運用到文學裏的功用。就如「分析」兩字所暗示的，它最大的好處是在於有批評性的分析上面。以後，很可能最大的用處是在於繼續研究創作的過程上面，以及在撰寫傳記上；也就是說，這種文學研究，通常把著作和作者相關連地一起研究，同時把作品看成寫書人頭腦之一部份。

在解釋文學與心理學之關係時，最要考察的是下列這些基本因素：

(一)文學心理學關心人類的神話創作與創造象徵的幻想，同時永恆不斷的尋找語言與形式去表現這些神話。

(二)文學心理學是研究一部文學作品的結構與內容，產生形式與風格的想像力，所表現的夢想，它所描寫的人類行爲的狀態——所有這些研究都是根據我們所知道的潛意識跟個性的綜合功能來解釋。

(三)作爲某個人的創作的文學作品有其完整性，我們一定要承認它和某個人的傳記有所區別，雖然兩者都需要研究以求明白「創作的過程」。

精神病的治療方法和心理分析的治療方法跟文學心理大致上是毫不相關的。

Gabriel Josipovici

艾倫譯

沙白羅與何索

(下)

圍繞在何索身邊的，正是這一類理想主義者——他們衆口一詞的談論着「真理」與「實質」，但都抱着滿足個人私慾的願望。這些人認為生活是簡單的，並從這種觀念中得到力量。他們是知道這點的。而他們比何索自己更了解他。其中如精神病學家鄂維醫生與桑度·休梅斯坦律師——「我知道這些話對你有點逆耳，但我還是說出來好些。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必須面對事實……我知道受苦這回事——我們的地位是一樣的。」這些人之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他的前妻瑪德琳與她的情夫賈斯柏——他會是何索的好友。「她把理論帶入我的生命，」何索在書將結束時承認：「那是某些有關悲劇結局的東西。」因為她與賈斯柏絕不會停止高談闊論真理，雖然二人都對日常生活中的細節並不很感興趣：

與華倫甸打交道就好像與皇帝來往一樣……他支配着所有的人對他的感情，彷彿這是天神聖靈所賦予他的權利……他是一個雄赳赳的男子漢，只對真理感興趣，此外一概不理。

對華倫甸·賈斯柏來說，重要的是經驗的深刻性，而非其內容。這種激昂，這種似乎是

爲了保證他的感情之真實性的體溫，在他的所作所爲中都可感受到，不管是在電視上談論普伯或指點何索生活的本質。而瑪德琳也是這樣的：

在蘇羅維夫之前，她老是談個沒完的人是左瑟·梅斯特，而在梅斯特之前則是——何索作了這麼一張名單——法國大革命、雅奎坦的艾列諾、席利曼在特洛伊城發掘古物的事、超感知覺，然後是紙牌占卜、基督科學，之前則是米拉波，不然就是約瑟芬、黛兒的神秘小說，或伊撒·艾西摩夫的科學幻想小說。時常，他們的情緒是激昂的。

過於理性、無法忍受他人的批評、不能領會變調語、固執地自以爲是——何索深信，這些都是神經不正常的特徵，而它們俱可在瑪德琳身上發現。因此，他又怎放心把女兒交給像她與賈斯柏這樣的人看管呢？

然則，他們是否處於孤獨？這似乎是整個西方社會的特徵。而寫了那些隨興之所至而書成的信後，何索發現了其原由乃人們在卡爾文主義社會中所持的外界的寧靜之類的觀念，在這樣的環境裏，每個人都因懼怕天譴而裝出自己是神之選民的樣子，而迫自己自以爲是。同時，原因也在於人們懼怕一個日漸機械化的世界的到來，以及盧梭式同情的觀念。歷史心向的証據並不缺乏。但目前，這種過去的心向正面對着何索，而他不知如何抗拒。甚至他的新情婦拉夢娜——美麗動人的拉夢娜，何索是那樣的深愛着她——也自信她比何索自己更了解他真正所需要的：

聽拉夢娜說話是極爲簡單的事。她說她比他更了解他的需要，而她極可能說對了……她告訴何索說，他是一個比他自己所知道的更好的人——一個有深度的男人，美麗（當她這麼說時他總是不禁眨起眼來）但憂悵，無法收到心裡真正想要的東西，一個被上帝所誘惑的人，渴望着祂的恩澤，但却拚命要逃出祂的拯救……

何索非常擔心這些話極可能全部說對了，這使到這樣的爭辯更加困難。因爲他不知他——到底是什麼，他唯有對這樣的難題的公式化感到些微不安，而無法以任何主張來反駁這樣的斷言。然而也不單只是拉夢娜的話可能說對了，而是所有的人——瑪德琳、賈斯柏、鄂維、休梅斯坦——他們也很可能是對的，他們口中的他極可能便確實是他。誰又能說他們是錯誤的？何索當然不敢說。然而在他心底他還是有這般頑固的自信——他們在某些無可名之的

地方一定是錯的，他們每人，包括拉夢娜都是的。這本書描繪了他從精神崩潰到部份康復的過程，同時也呈露了他已日漸注意自己曖昧的態度與信仰。他也許無法答辯那些圍繞在他身邊的人所自以為是的判斷，但這留意却可能予他一種力量，即使這種力量會使他更易因他們展開的攻擊而受到傷害。只因爲，他很清楚地瞭解在這一類的爭辯中他自身的傾向：

這是我停止忍受一種咒詛的時候了——我想，我已把事物看透了。我清楚地看出我該避免的是什麼了。然後，在一刹那間，我與那件事情一同上床造愛。一如和瑪德琳，她看來滿足了一種特殊的需求。

但是，甚至當他如是說時，他知道他依然將終生忍受這種咒詛的懲罰，他知道他還一直會有盡力呼喊的時刻——一如他先前向拉夢娜喊道：「嫁給我！做我的妻子吧！把我的煩惱結束吧！」——只是立即「因他的幽莽、懦弱與隨便發脾氣的獨特性格而猶豫，因爲他知道這是多麼的反常與特殊。」雖然瞭解這點，他却決定不做個犧牲者，不把自己放縱在痛苦的自責中。他便是他——爲什麼總是尋找動向？他的職責便是生存。清醒地活着與撫育兒女。

他的自覺並沒有隨他的一般宿願——放棄主張、尋求安全、不必做出任何決定——的認可而停止。他也發覺，這時他正在一種特別的暴力掌中，而這些書信、這種談話的方式並非正常人士所爲的。明乎此，他就可以設法與之抗鬥，甚至可以看出他一路來的失敗極可能不意味着他的對手是正確的，而是自己本身的困擾而造成不適工作。他非避免不可的是把心目中的模式置諸現實與尋索人們的本質及把他們放在心坎中。因爲人類總是比任何我們創造出來的典型複雜得多，不管他們是佛洛伊特式、客格式、馬克斯式、湯姆斯式，或任何其他式的。何索漸漸看到，基於某些根本因素，他或許無法對抗在其他人身上的他底影子，因爲他沒有本性，這才是他所無法克服的。

魯卡斯·阿斯佛德與猴子的片段是發現自我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份。阿斯佛德——何索的老友，當何索回到芝加哥去行刺賈斯柏時便住在他那兒——向何索傾訴，當他的寶貝猴子死後，他已失去活下去的目標了。他曾在位一位心理分析學家的勸導下，嘗試接受匈牙利約的狄娜·朱可莉的「藥方」。那是一些精神練習，如想像自己的死亡：你假裝自己已死去，而試

圖把心思集中向棺材上看，以及其他事物上。然而，阿斯佛德發覺這些對他並沒多大效能。他的注意力老是從他的死亡轉移到他肥胖的老姑媽身上，她被救火員從失火的大廈最高層的窗口拯救下來；不然就是轉移到休息時在戲院外街道上玩捧球的脫衣舞孃身上，阿斯佛德絕望地向他的友人傾訴，但何索却激動地打斷他的話：

「別難過，魯克。且聽我說，說不定我可以告訴你一些關於這件事的話。至少，我可以把我的看法告訴你。或許有人會說：『從現在開始我要說真理的話了。』但在他的話還沒說完時，真理便已逃逸，且躲藏起來了。人類的情況是十分奇怪的，而文明人的智力竟然嘲弄起他自己的意念來。這個狄娜·朱可莉一定也是在開玩笑。」

「我並不以為是這樣的。」

「那麼，這又是把僧侶的頭蓋擺在桌上的那些老調了。只是時髦些吧了。但又有什麼用呢？到頭來還是要回到那些德國存在主義者的論調去。他們告訴你恐懼對你是那麼多好處，它可以使你不再分心，可以給你自由，而使你真確可信。上帝不復存在，死亡却確確實實地存在着。這便是他們的謬論。而我們生活在一個享樂主義的世界，在這時代，快樂是根據機械原理製出的，你只需把褲扣打開就能享有快樂了。而另外的理論家則以為罪惡與恐懼所引起的緊張可以作為消解劑。但人類的生命比它的任何模式都要微妙得多，即使是這些巧妙的德國式模型。難道我們還有人要去研究這些恐懼與憂慮的高論麼？狄娜·朱可莉這個女人是在胡說八道。她教你去練習自殺，而你的智力應以機智回答她。」

機智是不會被征服的，是人的一種個別反應——盡其所能去摒棄他的個性。這真奇怪，但却提醒他：人類通常是另有所屬的——遠超於我們所能名之的類別之上。而正是這種認識使何索終於對瑪德琳與賈斯柏（在他腦中）說：「那麼，先生女士，原諒我吧，但我拒絕你們給我下的定義。」

然而，阻止何索下手殺賈斯柏的也是——當他從自己的浴室窗口外望時，看到那男人正替子女兒洗澡；他強迫自己認為賈斯柏到底是個適宜看管她的人，甚至從賈斯柏那種快樂的樣子看來，他或許還是慈祥的呢，在剎那間，何索——他發覺他對前妻及她的情夫的譴責會

造成他一時的衝動——頓悟，他絕對不能下手殺人，尤其是賈斯柏。殺死賈斯柏是他的另一個角色，另一個他必須設法逃避的角色——是他所扮演的角色而非他自己。那麼，還是把那任務交給創作電影與神話的人吧。他於是離開那窗，繼續上路。

然而，非有某些事發生不可。禁錮的情緒必須尋求發洩。尤其是因為發生的事是那樣的滑稽庸俗——現實又一次打敗了它的模式。第二天何索把女兒帶出去兜風，却碰上了一場荒唐的車禍。雖然無人受重傷，但他却感到戰慄，特別是在警察局中面對着暴怒的瑪德琳。他怎麼可以這樣做呢？這件事他要怎樣向女兒解釋自己？她會原諒他麼？

那場車禍終於把他從「過去幾天來奇異的螺旋式奔程」拉回現實，他再也無法逃避自己，最後還是要直面着那道牆。因為，他雖然認為生活的平凡是重要的、一個人必須是他自己是對自己毫不懷疑，前幾天旋風似的行動確代表了他逃避自己與現實的奔程。確如喬治·荷伯里——拉夢娜墮拋棄的情人，企圖以自殺來重新得到她的同情——向索曾試圖強迫生命回答他的問題：我是甚麼？我到底是甚麼？而那意外事件與其後的事則有使他從這種壓迫解放出來的作用。他於是闖入了現實。現實並不硬綑，但已硬到足以提醒他何事將發生——一如青衣武士吹到嘉坡的暴風，「震裂頸骨」。何索看出從腦中澈底根絕危機的觀念是多麼困難。而我們是如何不自覺地熱望某些變故發生，這些必然發生的變故將改變事物；並告訴我們從此將如何生活。

但現在，回到市郊的舊屋中，他發覺：「我希望被人照顧，我熱切地希望艾眉立會發現我病了，但我却沒有意圖那麼做——我要負責，對理性負責……對兒女負責。」而明乎此，他得到了一種寧靜：

爲甚麼我要是這麼一個心臟跳個不停的角色……但我是的。我是的。你無法教訓一個老狗。我自己就是如此這般的。爲甚麼要反抗呢？……還是玩我所擁有的樂器吧。

他現在終於能回答盧梭的話了。那是真的，我們唯一能擁有的知識是內心所能感受的東西。然而「我的臉太曖昧、腦太狹窄、天資太有限。」我們不該以自己的內心來約略觀看事物，學習心滿意足吧。因此，在本書的結尾，他說：「我是相當滿意現狀的，滿足於任何人所希望的現狀，只要我能居留在這這兒。」

於是這些書信終於告一段落了。何索再也沒有話要向甚麼人說了。這本小說也結束了，而把何索留在他的古屋中，等待着拉夢娜——這是另一個錯誤？——的到來。那些信是他的病徵，而幫助他克服病症的也正是這些信。正如漢姆雷特，他慎重地誇張了他的處境：「彷彿猶豫不決能恢復他的平衡……或接受一點荒唐就能重新獲得感覺。」其他的人，瑪德琳、賈斯柏、桑度、休梅斯坦、喬治、荷伯里，才是真正的人，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病了，而想像自己正常：「這是可能的……像荷伯里這樣的人，以自己的崩潰來求證個人存在的失敗。他要證明這種存在是不行的。」

他們的瘋狂包含在想像中，他們想像自己清醒、有理性、有野性（而不只是獸性）。這是他們的另一面：對真理的堅持與對做記號、下定義、搞組織的狂熱，及無能與矛盾或晦澀——與機智共存。明瞭了人類心理的萬般複雜，何索不再去判斷一個像珍妮——瑪德琳的母親這樣的女人了！

珍妮把她精緻的眼鏡脫下來，現在她不再要掩飾她的哭泣了。她的臉與鼻已哭到紅了，而她的眼，原本使何索看來覺得老奸巨滑的，現在被淚水朦朧了。珍妮的方法是有點虛偽，似乎是一種詭計，但她對女兒與丈夫的感情却是真誠的。而除了這份真摯的感情外，她還有一些更有意義與未知的事。何索自然十分清楚現實的表面底下是什麼——厭惡、自負、欺騙、然後便是——我的天——還有真理。

到了最後，他甚至也不再去判斷瑪德琳的是非了。最好還是讓上帝去下判斷吧。自己活得有意義，同時也設法讓他人活得有意義，這種事他已做得够多够厭了。因為何索是那麼留意意識的追溯無限底既往，因此他比那些圍繞在他身邊的人都能保持清醒，那些人不斷搜索着重要的真理與有啓示性的動向。

如果他的弱點便是他的力量，那麼他的力量也就是弱點了。如果他坦露無遺，則要留心勿把群集的事實逼入私人地帶，這些事實、詳情的極度過剩會壓倒他。他用彷彿初見的眼光來看一切。但他的知覺的敏銳顯示了他的情緒不穩：「老鼠鑽進麵包裡去啃咬，把牠的形狀留在麵包中心。何索把老鼠沒咬過的另一半塗上菓醬吃了。他甚至可以與老鼠分享共食。」

童年的記憶與他在一切事物的外在詳情所做的標識都給他一種沉沒的恐嚇——「起初，他所做的標識並沒什麼花樣。」對各種狀況都說一聲「噫呼」就很好了，但如果有責任感的話，則需要迫切地使生活充滿生機。何索的笨拙與錯誤大部份在於他不顧且無能劃分事物，與他老是要把事件逼成危機。讀着格樂亭·波特妮的信（她在信中把賈斯柏怎樣對待他的女兒的事告訴他），他發現那些字體不斷透露它們的意思。每一個問題的各方面他都可看出，甚至到最後他的行動完全停止了。他知道一切的分析都是理性的本能；而當瑪德琳準備好飯菜，薩比羅垂涎欲滴的饒相，只是他部份啓示性的思想吧了。但少注意這些事對他來說是更好的。因為這彷彿他是太接近這世界以致無法對它產生任何意義。別人是太遠，但他是太近了。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這本書在描繪他從崩潰復元的同時，也敘述了他的學術願望最後的失敗。到了最後，很明顯的，何索已不再為他的『浪漫主義與基督主義』這本書寫續著了。他已有材料，許多年來這些資料他是頗引以為榮的，但却彷彿缺少一種力量把它們合成一書。任何數目的書信也法成為那種力量。何索知道——承認這件事是一種痛苦——想像他將完成那本書是把自己沉溺在一種烏托邦的夢幻中。

但是造成失敗的理由，或許他不知道，我們却倒是很清楚。倘若他寫成那部書，他本身已有罪——正如他所判決他人的，那就是：因為他是在塑造一個模式，即使是維肖維妙的，然後說：人類就是這個樣子的，所謂歷史就是這麼一回事，總之，這就是人類。而對這位青年馬歇爾·普魯斯特與他的文化願望來說，這種罪比他失去了工作的熱力更為嚴重。無意識的認可把心中的感覺具體化而虛構經驗，學術知識的歷史不管如何機巧敏銳，也要經常多置入甚於捨棄。在思想史上，沒有任何書籍可以公平視待何索對人類自我覺醒中無限既往之追溯的觀察力。如果我說：「這就是我了」，而部份的我却立即從這定義中分離，那麼我所需要的，是一種形式，以傳達隱於各種語言與姿態後的人。換句話說，所需要的不是歷史，而是小說，因為唯有小說可以同時表現談話的人與他的話，可以同時記錄事後的回想和當時的思想、與事後的回想對事後的回想，以及沒有說明的註釋。

於是沙白羅的『何索』一書的出現，是何索——該書中虛構的英雄——發現它不可能寫

成的作品。

所有何索能做的，是與他的幽靈作戰，未來的等它到來時才打算。但白羅，通過他的小說，已能使這世界的複雜混亂與清晰，而不被它淹沒，同時他也沒有像傳統小說家那樣置入嚴正分明的劃分，他們只是大量地把這世界包含在他們的情節需要。白羅事實上成功地構成一作品，他攻擊了人類思想的構思活動；通過一本批評了動向與行動的傳統聯擊的書，他傳達了人類無限的神秘的意義；並與人物的思想與感覺的盤索轉變保持接近，而沒有把他置入理論的硬框或使這本書散亂無章。他能成功地這樣做因為他的書名是『何索』而非『沙白羅』。

摩斯·艾嘉納·何索這個名字可以在詹姆斯·喬叟斯本身的小說『悠力西斯』中找到。

一開始白羅便利用它來清楚地表示他寫的是小說，而非事實。但一如狄浮（Defoe, Daniel 1660-1731，英國小說家：『羅賓遜漂流記』等書的作者，譯按。）他用普通的英國人姓名，試圖告訴讀者他寫的是真實的事件，而非小說。但是，什麼是事實？我是誰？誰又是白羅？

可以肯定的是當他寫『何索』一書時，他是何索而又不是何索，因為他一直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何索的創造者。在他最新的小說『森姆勒先生的星球』（一九七〇）〔本文發表於一九七一年，其時『韓伯的禮物』尚未面世。譯按〕中，白羅嘲諷了馬克斯所謂平民革命無須歷史模式的看法，並批判了當今色彩複雜的美國人：

他們追本溯源。他們顯然是非根本的……更好的是……接受必須模仿這事實，然後去模仿好的事物。古時的人有這種權利。沒有典範的偉大？這是不可思議的。這種象徵是難以令人滿意的。

因此，如果他直接地寫下關於他自己的事，他就會跌入浪漫或預言的陷阱，他就是另一個賈斯柏或薩比羅了。寫小說，他把自己從自身的個性這重扭解放出來。『那受苦的英雄』，何索這麼寫他自己，而如是寫後，他知道，他更甚於這，因為他已把這種敘述公式化。而白羅把以公式表述者也公式化了。當他寫作時他也在創造自己。同時也創造我們，如果我們

追隨着何索的言論行動而不草率讀完本書，一如瑪德琳與其他的人試圖改變何索，簡而言之，這是一種本性。

一部小說就好像一個人：追究它的意義而企待得到答案會毀了它。但，它並不像人一樣，它有永恆流傳的力量。或者，只要——至少——有人閱讀它。

林燕何

稻子稻子

村裏的晨色來得特別早，你最熟悉不過。

一邊斟着熱咖啡，妻一邊在抱怨。錢又變小了。米糖又漲價了。唉。

（唉。唉。）

你捲着菸草，非常心不在焉的想着你自己的事。田鼠越來越猖狂，有幾排稻子已被損壞得蕩然無存。

（田鼠。田鼠。該死的。）

阿光這孩子也無須唸太多書，我看不如留在家中幫頭幫尾。

說得也是。

荷起鋤頭，戴上那個戴了幾年有了洞的草帽。往田的方向走去。

炎熱的日頭下，你古銅色的膚身晶閃着汗水。你仍有規序的揮動鋤頭，翻開乾硬的土，汗水如雨自額上溢下。

（唉。生活。）

（……）

暮色既近。快墜的落陽，猶散淺橙色，大地美麗。

你彎着半駝的身，拔着野草。不時咳着。旁邊有一個孩子，叫你公公。全神貫聚的很熟練老到拔着茅草。

阿光在不遠處揮動鋤頭，結實的肌肉和着韻律的動作。阿光已高過你一個頭。

你望着風過處所掀起的一片綠浪。那些稻子，好像都有來生。

有二、三十年了吧！那頃田地中的稻子，也不知青了幾回，黃熟了幾回。

你回首一望，那條你曾走過的道路，阿光正一步一步走來。

（唉。人生。人生事。）

——七六·十二·四

溫瑞安

晨夕

早晨的游雨亭、江文秀、衛登平在長長的路上

是初春草長的四月，四周灰黯的天色，就像一團團浸了水的舊棉花，在近處貼上去似的。天空的逼近，顯得這營區光禿的樹樑，更有一點落索的古意。這一大排的枯樹，彷彿向木度過春天，無動於衷的還立在它自以爲是的末冬裡。可是地上綠蔥蔥的草，已像曠野上的兵丁、密密麻麻，蔓延而分四面八方的，一路遍佈過去了。灰的天和綠的地、特別鮮明，給人濕而明淨的感覺。

她和游雨亭走過這個地方，正是初春草長的四月的一個早上。他們兩人是負責去買一些麵包、菓子醬回來。他們從草坪的中央穿過去，走向那道柏油路，約莫一里路，便有售賣食品的商店了。這是一種很清爽的早晨，因爲濕的天空，濕的樹幹、濕的綠草，都透露著涼到透了心的氣息。感覺中有微雨霏霏，其實沒有，因爲天靠得太近了，太蒼灰了，以致一切都像水彩一般鮮明，總以爲是走在濕濛濛的水中，不容易泳上來。

至少他們的鞋子是濕了，在初春草長的四月，早晨而沒有陽光的明亮裡，露水在草尖上浸濕了他們的鞋底。江文秀的心也濕了，彷彿全身泡在很溫馨的水裡，鬧哄哄又暖洋洋的，彷彿很多隻蜜蜂，對一個從熱水浴出來的人不斷嗡嗡。在清晨裡，她哼著快樂的歌，隨即又發現自己的快樂可能會讓對方曉得

了，於是一面行著，一面用雙手環著身側搖動，前後相觸時均拍了一下，表示自己的開心是很自然的，並不因為自己有甚麼心事。有甚麼心事？才沒有哩！她仰首看見燕子剪翅入雲霄，啁啾不已，她便停止了拍的擺動底手。再望過去，她便看見游雨亭深刻而關愛地望著她，笑道：

「很開心，啊？」

她聳聳肩，當然沒有回答的必要。看他的人這麼老練成熟，問出來的話和笑的時候，卻仍是那麼稚氣。真正成熟的男人都是在老練中保留幾分幼稚的。她忽然覺得有點尷尬，不知該說話還是該做甚麼是好，於是她即刻想恢復她的自然，所以又前後拍起手來。游雨亭揣揣眼鏡，飛了飛眉，領了一領首，表示肯定：

「妳開心起來，真的很好看，很好看，像燕子。」

她自己覺得她的防衛已够森嚴了，很少人敢當面讚她，而且讚了她之後讚的人也得臉紅。而這一陣飄過來的語音卻像空氣一般清爽，真的像要翱翔到雲裡去了。她自己也知道自己美麗，就不知他讚賞過多少個女孩子，自己先別高興。她自信自己外表一點也沒有表露出高興的樣子，很禮貌的微微笑道：

「待會多買個麵包請你吃。」

游雨亭笑起來，忽然動若脫兔，左側踢、再踢、轉右拳、側擊、防衛、正拳出擊、再擊、收勢，一氣呵成，回到靜若處子。嘴裡還冒著幾口白煙霧，帶著一點點喘息說：

「真好，這早晨真好，呆在屋裡睡，不如出來躍躍，所以我要社長派我買麵包！」

她眼睛笑著看他，漸漸發覺不只是自己在笑，連眼睛、連頭髮、連衣褲都在笑，即而收斂了一點，說：

「我以為裡面的男孩子都睡到日上三竿不起床，沒想到還有你這夜遊神的居然還起得早。」

他爽爽朗朗地笑起來：「我說呀，女孩子都以爲男孩子是懶虫！」她舒了舒腰，在附近的石頭坐下來，慵笑著徵求道：「果死了，坐坐好不好？」游雨亭遊目四顧，三手二脚爬上二處樹幹去，笑著說：「猴子休息時總回到牠的老窩的。」一個在樹上，一個在樹下，對望了一會，江文秀順目轉過去，看著山下的海正一波起一波落，永不止歇洶湧的浪。海浪就像爲大地刺綉一張浩瀚的被褥一般，一朵一朵藍裡滾著白球，反覆不停。來露營的人常到天亮還不睡，一旦睡著就不易醒了，所以山上草地、山下海灘，皆寂寂無人。一隻海鷗，正斜飛向海天的中央去。

江文秀俯身去拾一片黃朽的葉子，彎身時看見兩隻斑鳩靜靜的在草地上走過，用牠們細長的爪子拭抹著黃利的喙。江文秀不敢作任何驚擾，她輕輕縮回身去，兩只眼睛睜起來看這一雙鳥兒。她的眼皮兒浮得像兩片菊花，浮在清茶上。游雨亭忽然說話了——他一說話就驚走了兩隻斑鳩，斑鳩嘖嘖地掠出林子去，除了金黃的喙外，身上還有一點白芒，——江文秀才知道太陽終於透進一點兒來了。

「嘿，休息够了就得走了，大夥兒可等得心急了。亦知道衛登平是最容易嚷肚子餓的。」

江文秀站起來爽了爽衣服，游雨亭從樹上一個翻身躍下來。江文秀笑道：「哈！衛登平昨天捧進水塘裡，那模樣兒最好笑。」又道：「你看你，把鳥兒都嚇走了！」

游雨亭道：「鳥兒？」摸著後腦東張西望，道：「嚇走了？——」忽聽江文秀細細聲的說了一句話，游雨亭乍聽以為林外竹葉輕搖的聲音，所以沒聽清楚，定過神來才恍惚覺得是江文秀在講話。細風穿過葉隙的聲音，游雨亭是一向聽不清楚的，雖然他一向都很喜歡聽。於是他問道：「你說甚麼？」

江文秀略抬半張臉，陽光照在小額上，白得像守寡婦人用白布來遮住的悲哀。「沒說甚麼。」於是兩人又往行走，離開柏油路不遠，江文秀突然問道：

「我們認識的久了——是剛才說的。」

游雨亭怔了怔，隨即笑道：「怕沒有十年了罷！」

江文秀很不欣賞這個玩笑，瞪了瞪他，說：「是三個月，三個月罷了。」彷彿加重「三個月」的友情，還不可以開「十年」的玩笑。游雨亭也發現她的不悅，改口笑道：

「是，是三個月，就在政大那場研討會上，唔，是討論鄭愁予的詩的——」

虧他還記得。她心裡暖烘烘地想。就是那一次，他站起來代表他那個學校的寫作文學研究會發言。

「不要再爭論鄭愁予的詩句那一句是通，那一句欠妥了，與其這樣，不如我們改用欣賞的態度，去探索，去研究，而不是嚴厲的批評，無情的分析！」這一番話講了之後，把辯論的中心移轉到一個較為平心靜氣的討論中。就這樣穿藍色的恤衫，亮黑色的夾克，像黑夜的海，莫測的溫暖，這高傲、自信而同情的說話，卻使三個學校的代表們都贊同。重要的似乎還不是儀表，而是那番話說出了她心裏所未暇整理出來的。一下子那麼熟悉，這番話本來就是她的，是他替她講了出來。她坐在最遠的一角落，可是仍不例外的伴著幾個追求她的男士。聚餐時她正好坐在他對面，於是設法把座位移靠中間，既不偏左邊的小丁，也不靠向右邊的老歐。花朵都需要人欣賞，欣賞者越多越好，可是在那摘花者來到前，誰也不願意被

認爲已採下來了。江文秀在學校裡，快樂的時候，常常覺得自己是花，在群艷中，開得最清脫的一朵。

「我一眼就見到妳了，妳就坐在，坐在靠窗那邊，滿臉反對的樣子哩。」江文秀想：的確是這樣，她是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那時窗外的水稻像最青蔥的草地，誰都願意上去踏一踏。一個農夫趕著一頭滿身是泥的水牛走過，因爲太遠，看來像幅畫，不像真實。後來她就參加了這校際的文藝營，因爲她的幾個夥伴也參加了。僅僅兩個月而已，而對面的這個人是這文藝隊裡除社長以外，便是最活躍的人。這樣一個活蹦蹦的人，在一個清晨面對著她，使江文秀有一種不真實的美麗的錯覺。她順著撥髮的姿勢略一願望，晨霧中，在幾絡的陽光打從樹葉縫隙掛下來的年光中，真有點看不仔細。

「所以是三個月，三個月了。」江文秀不明白自己爲何要重複。游雨亭仔細觀察看她的失神，真誠地道：「兩個月來，大家不是生活得很好？」江文秀略略受驚道：「甚麼——」游雨亭忽然用食指放在唇上，「噓——」只聽遠處傳來晨集昇起的喇叭。旗在晨霧中升起，像守哨的兵士，以及清靜的欲望。因爲很遠，所以聲音有點淒涼，成了鐵板銅琶，告訴著千里外更無人煙。

樂聲終止了。江文秀有點怔忡然：「嗯？」游雨亭笑道：「三個月來，我們大夥兒不是相處得很好嗎？」

「江文秀鎮定地答道：『嗯，很好，大夥兒都好，』在初春草長的四月天的一個早晨裏，他們並肩走著。

他實在猜不透這秀麗而奇怪的女孩子，在想些甚麼。他覺得一切都自自然然的，他喜歡與有氣質有容色的女孩子在一起，他自己認爲是純真的，所以有些得意。他沒有想到他不在意的關懷，也會換來別人更在意的牽絆，他覺得他和自然融合在一起，江文秀的靈性當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他接近得更自然，他關心她的病、她的筆、她家的小貓、而忘了他該關心的是自己的年紀、自己的言行。

可是，在這初春草長的四月裏，他們仍一起走著，誰也不完全知道彼此的心事，可是都以爲有同一樣的心情，四周是翠樹黃崗，在柏油路上，彷彿兩個寂寞的人，碰在一起，沒有說話，只有認可、寂寞地走著。

他們回來的時候，就遇見一個高大個子，可是說話時很少敢望別人的眼睛的孩子。衛登平在數十丈外就望見他們倆，他想找到的路，可是這道上沒有岔口。游雨亭在十丈外便又見衛登平，跳起來，跳起來至少五尺高，笑起來五十丈也聽得到：

「老衛，你果然出來狩獵了呀？我早料到你沒早餐喫就挺不住啦，大夥兒起身了沒？」
衛登平吃力地求平穩聲調，道：「我不是要出來找你們的，是社長，社長他說要早些集合，去海濱

……大夥兒起身了，江小姐好！」

江文秀微笑著走過去，沒料到衛登平沒頭沒腦的來一句這種招呼，一下子愣住了，不知該找那一句話回應。游雨亭跟衛登平是「幾十年」生死兄弟，在學校裏游雨亭表現好，衛登平功課好，各自沾了光，也各有謙讓。衛登平素來言拙、為人老實，其實感情很衝動，有過幾次莫名其妙的愛情，後來都吹了，像小孩子吹的泡沫，一心想把它吹得最大最燦爛、卻增加它的早夭，「嘆」地它破了，陽光中、幾絲水點沒有力量地掛下來，像夢醒時的記憶，此情不再的悵惘，記得有一次他愛上了一個女孩子，天天黃昏時都避著父母，遠遠跑去那山崗上看她的家，看那幾所人家在昏霧裏淡淡樹上去的炊煙，遠遠還有住宅裏傳來原子粒收音機播放崔萍唱的「兩相依」。那黃昏光景裏，各家都吃過了飯，或正在吃飯中、木屋的破舊春聯前，那幾張藤椅，總是坐著吃不動皺紋扒上了一臉的老太婆，和在屋前滿地爬的小孫兒。有個週歲大的孩子正在搖車裏自己推著走，車輪與沙地磨擦的聲音，還有鄰舍小孩子拉動藤椅的聲音，在地上畫「神仙跳」的聲音，彈子彈動在沙地上的聲音，他都聽得清清楚楚，總不能忘記、那寂寞寂寞的等待。就這樣一次一次的等待，等待那梳兩道辮子的小女孩出來，瞪他一眼，他就心甘情願的回家，走過黃昏的墳園小道，穿過幽森的橡樹林，閉著眼睛告訴自己，不要害怕，自己是虔誠的信徒，總有一天，神仙會知道他的誠心誠意，而使他成功的。成功是甚麼？是把那小辮子女孩許配給他？他不懂怎麼辦，尤其不懂如果神仙要那女孩子過來吻他時該怎麼辦？他只知道回去時看到父親不高興的臉色：「阿平啊，像你這樣懶精，要畢業到城裏唸多多書，唔使想咯。」

他還是天天想念，天天去山崗。直到有一天，那些屋前除了他最不喜歡的那麻臉小孩子外，還有一羣皮的黑狗。那黑狗懶懶的在沙地上翻翻滾滾之後，正在用後腿踢頸上作祟的虱子，不知怎麼看見了他，那時小女孩剛好走出來。那狗汪汪汪汪汪汪的追他，他勇敢的用一條枯枝抵抗，終於枯枝斷了。他褲子被咬了一個大洞，黑狗還扯住不放，他聽見了那小女孩的笑聲。從那時起，他的自尊就簽下了不公平的待遇，永遠是嘲笑的對象。第二天他收集了幾顆大石頭，趁那小女孩烏靈烏靈著眼睜睜給老太婆喝時，他啣著一聲引那大狗出來，嘩嘩嘩地飛他幾顆石子，有一顆擊中了牠的腦袋，黑狗嗚汪嗚汪著跛著足退向屋內，立即的，一個短膀的、臂上腿上一他清清楚楚地記得，因為他清清楚楚地看見——都有毛，毛聳聳的出了來，他根本不懂逃跑，那女孩指著他尖叫，那大個子揪住他衣服，嘩嘩啪啪的打得他昏天暗地，丟他在沙地上，他一頭一臉都是沙。天色黯下來，他聽到那粗暴的聲音：

「阿英，這個痞仔是不是妳同學？」

那嬌小的聲音說：「鬼才是哩，我從未見過他。」

他開口想分辯：至少我天天來找妳已經半年了呵。可是他馬上想到這是怎麼樣的「找」呢？他覺得連嘴裡也滿是沙。天色全黑了，他膝上流着血晚歸，已不默念着觀音救他、保佑他、但還是平安的回到家，聽他父親最後一次因晚歸而大罵。他到今天還牢牢地記得，那些炊煙，那些真的「穿過畫樓西」的雁子，那首很遠很遠的「兩相依」，那些特別鮮明錯落的拍子。那時他才唸三年級，這是他戀愛曲子的第一下沉重的拍子。

現在已離開那段日子整整十八年了，衛登平所嘗到的還是受傷。叫他欣喜一陣，迷惑一陣，然後是失望，很快的，不給予他任何機會的，便是絕望。等到他的同伴們都長大了，知道什麼是戀愛時，戲稱他爲「行動主任」。每次他愛上某個女性，他與對方接觸時，同寢室的室友、同班的同學、都喜歡取笑他，把他和那無辜而且無意的對象說成一起。唯獨他自己知道，每與對方接觸一次，對方就會冷淡一些；每次他做某種程度的表明，對方就作某種程度的退縮。退縮到他不能再進，冷淡到他的自尊不能再挺起。於是他就放棄。他唯一在愛情上的欣慰，便是那些嘲笑，嘲笑有時也像一個夢境，如果他是徘徊在對方的門外一個晚上不敢進去而回來，室友却笑說：「哈，你們看，老衛足足去了一個晚上呢？你看他滿臉春風，收獲匪淺吔！」這至少是一種補償，就是在傷口上貼一張嫩綠的樹葉，有被遮蓋的疼痛與涼快。他於是滿足於這類嘲笑，而他不知道對方迴避他也往往因爲這一種嘲笑對女孩子造成的傷害。他其實是內心裏鼓勵這類詼笑的。他知道若是在別人笑聲中故意裝得羞澀、難爲情、衆人一定變本加厲、鏗而不捨，他就喜歡聽這些，彷彿他的世界最高境界是立在這謊言上，連自己都不相信。愛，沒有辦法佔有的人，佔有屍體也是好的。衛登平想。

他見到江文秀和游雨亭走在一起時，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游雨亭的能力，在他四周都能帶起一種旋風，許多人都敬之畏之，何況是衛登平自己。他自知不能和游雨亭力爭任何事物，他只有迴避，可是他又確實知道游雨亭不可能會愛上江文秀的，他確實知道那個原因。有人開始把他和江文秀作嘲笑的一對，他忽然覺得很害怕，很害怕江文笑和游雨亭已經聽到訊息了。那頭迎面兩個人向他走來，他立定、擠上笑容，因爲他深切地感覺得到，這一頭上只有他一個人。

游雨亭拍拍他肩膀：

「衛先生，你也好——」江文秀聽得「嘻」地一笑，衛登平漲紅了臉，搶着說：「怎麼這麼久還沒回來，怎麼這麼久，大夥兒都餓了——」他沒說下去，因為感覺到自己彷彿在怨游雨亭與江文秀出去得太久引起他的不滿。幸而游雨亭像完全沒有發覺似的，大笑道：「哈哈，是你自己餓了吧？對了，社長有沒告訴說幾點鐘離開？」衛登平下意識的看看錶，說：

「吃飯過後，社長不是在昨天說過了嗎？晚飯過後。」

江文秀道：「這五天五夜我們都在一齊，節目很是繁湊，剩下今天，該多一點自由活動的時間才是。」

「遵命。」游雨亭用手平舉眉際，作一個軍階式的敬禮，揚着大眉毛笑道：「我這就去要求社長。」

說完拔腿就跑，一面嚷叫：「老衛，你陪文秀走——不要打架哇——」

江文秀沒料到游雨亭說走就走，她後悔她開的話，但倔強地抿着嘴唇。衛登平也沒料着游雨亭忽然走開了，忽然拋下他和江文秀二個人在路上——他於是說：「嘿嘿，老游這個人真是。」江文秀似沒聽見，所以沒有答腔。衛登平只好自己把那番話多乾笑兩聲，作爲一個自我滿意的結束。然後漸漸爲自己變手該放在那裡的位置，以及要與她並行的距離有多近多遠、灌入了全部的心思。晨光中他們走着，各自想各自的心思，直走回營地去，在初春草長的四月裡。

上午的游雨亭與江文秀在寂寞的沙灘上

午間的海浪一排一排的湧過來，像普天同慶時一列一列的煙花，是金色也是白色的。海風吹著浪花，浪花追著柳影。遠山黛藍，遠山外是風湧雲動，雲追著風起。風追著海浪，海灘上，一群時正江南的年少。長髮飄揚，短髮者也開朗。在這海邊，可以望見有草地的高高的山崗。海的藍草的綠，於是成了對望，都展示著各自的沙灘。

江文秀遇見了游雨亭。

這邂逅乍看很緣份，也很偶然，但江文秀內心深處知道它並不是。社長喚了游雨亭一齊走沙灘，遠遠的走開去。社長短小精悍、愛深鎖雙眉，寡言但常微笑。可是他有時會滔滔不絕的雄辯，誰也不及他說話的一半之多。有時他背負雙手走過去，社中幾個得力的，鋒風最健的人自然也不見了，等到他們再出現時，每個人都是奔忙的，各有重任，而另一種行動或蛻變，又會在社中進行。所以江文秀有意無意的跟著那四行脚印走，然後她聽見急促的步聲，抬頭就看見了他：

「又有事要急著辦啦？」

「沒有，」他聳聳肩，「待會兒在未喫晚飯前，社長要大家還聚一聚。不過不是現在。」

「一齊走走？」她問：「你不忙吧？」

游雨亭笑了，側首看看江文秀。江文秀的髮絲在風裡飛揚，海邊灰色的浪潮無盡無息的冲刷著，遠處有更灰遠的天空。太陽會在清晨露出過一陣子臉容，現在已全部隱沒在千萬里雲後，游雨亭這一望當中，就如焦點落在遠處、近處反而看不清晰、朦朧得美麗。游雨亭心中一疼，他也不知他疼些什麼。他拍拍江文秀的肩膀，兩人漫步行開去，首先是畢直的向海走去，然後才平靠著海潮走。

海水嘩啦地唱著千年萬載的歌，同一首歌這般不厭地唱著，誰也沒有煩厭、誰也沒有去理會。游雨亭把雙手插在夾克裡，哼著一首寂寞的歌，偶然講幾句話。他在想江文秀。這個女孩子，他不禁微微笑。他初初看見她的時候，覺得她很有氣質，於是想邀她加入。老實說，他是個從不拘束的人，但從台大搭車到政大時，心中確實有些害怕。在兩排落著細微圓形小葉子的女生宿舍門口，她出來了，總算沒那麼冷若冰霜，他嚥了口沫液，正式用生花妙舌勸她加入。她聽得很仔細，不過反應好像很冷淡。

「許多人都勸我加入這個社那個社的，不過我覺得都沒必要加入，勸我是很浪費時間的。」

他的心向下沉，可是勇氣向上昇：

「這個社不同，因為它不是社、而是家。」

她冷冷淡淡地笑，但卻很仔細的觀察的眼睛：

「每個社都說它的不同；」游雨亭終於火氣向上昇：

「它的確是不同，我保證它是一個驚天動地而情同手足的家！」她揚著眉毛說：「你保證？」游雨亭冷笑道：「哈！不過我們的社員已經夠了，不必再找人了。」說著掉頭就走。然後他聽見她笑，他猛回過頭，看見她吃吃而笑道：「我想加入，不知道還可以不可以挪一個位子給我擠擠？」游雨亭揚著眉毛，推了推眼鏡，灑笑道：「我以爲妳……妳不想參加。」江文秀變手作了一個很漂亮的弧形，道：「我幾時說過的？」游雨亭望望她，聳聳肩，於是兩人都在細微落下的細碎葉子中結了緣。

那一次過後，游雨亭開始懷疑江文秀的不可親近是否只是防禦的堡壘，而裡面有一顆濕熱而騰躍的心。可是這樣會使她自己陷於美麗的冷傲中，沒有溫情的自拔。漂亮的女孩子常常都是這樣，掙脫不出自己編織的美麗的網。所以美麗而有美德的少女，幾乎是不可求得的……而這一點游雨亭因其所擁有

的而十分滿足，十分驕傲。他喜歡研究江文秀，有一次「研究」使他唬了一大跳。那是一次校際性的文學辯論會，台大政大聯盟，對抗師大成大。成大有位代表揚著笑臉說：「你們的作品雖然好，但卻是沒有理論根據的，因為這數年的文學理論獎，都是我們拿的……」江文秀就跳起來說：「你這是什麼理論……一定要有相當的文學理論基礎才能寫出好作品來嗎？」江文秀越講越生氣，最後說：「像你這種人我不屑再跟你辯下去。」女孩子傷起人來是比較惡毒的，尤其越漂亮的女孩子。那成大的學友臉色紅得發紫，社長的臉也拉長了，他立時站起來圓場，可是整個會議都在虛偽的笑聲中不歡而散。各自回家時江文秀看來彷彿是泰然自得，游雨亭一面覺得有趣，一面覺得心寒。真是一個難以馴服的妹妹啊。因為這種未經修飾的人性反而有點像游雨亭的內心之野性，他反而覺得親切。有次他坐在柳蔭下，聽到有個男孩子纏江文秀：

「明天是禮拜天嘛，妳一定得空的，就是音樂會啦，票我已經買了，很值得一聽。」

「禮拜一我有期中考。」冷冷的回答。

「可是音樂會不聽可惜……」對方是急灼的。

「我可能與你的欣賞觀點不同。」

「今天真的很忙嗎？」穩直是爲難了。

「對了。」

「一點空也沒有？」完全是哀求了。

「沒有。」

「下禮拜六呢？總可以吧？」絕望中的希望。

「下禮拜六我要洗鞋子。」

「洗鞋子——？」對方簡直要跳起來了，一個字一個字的吞下去：「洗——鞋——子——？」好不

容易才接受過來，隨著唾液一齊吞下去，掙扎道：

「那要很多時間嗎？」

「嗯？」

「一定要在那天洗嗎？」

「怎麼樣？」江文秀演了滾眼珠，「難道勞你替我洗嗎？」

「……………」這是絕望中的絕望了。

游雨亭在樹後聽到這裡，幾乎抱著肚子大笑起來。他慶幸地想，幸虧不是追她，要是，可憐慘了。他心中也不無好勝，但好勝些什麼，彷彿還是一根沒繫上風箏的線，放不上天空去招搖。也許他本來就不想做風箏，品嘗那空空蕩蕩的滋味。

他現在跟她走在一起，心中有好幾分滿意的欣賞……如果她知道他曉得她的馴服的話，不知會不會跳起來，把細細的沙和鹹鹹的海水撒在他身上呢？他不知道，有些記憶，只是在閒適時想想，倍覺痛快，如果是費絕大的時間去思索，可能成了哀傷。不想有時也是好的，所以人有記憶裡的忘記。她忽然輕輕的說：

「沙灘太長，本不應該走出足印的。」

他呆了，總算是聽見了。不懷在早上，她那句模糊的話，在遠處的竹葉簌然開騰騰了。像一陣風帶來了一陣音樂，抓不分明是什麼曲子，什麼人吹的，那兒傳來的，便斷而不續了。他笑著說：「這還是鄭愁予的句子囉。」他立刻想到：海邊、多風、詩句，這分明是瓊瑤小說裡的情境；他不禁神祕地笑了，因為他曾經立志要寫一部同樣有詩句有海風有沙灘的愛情小說，可是要把它寫好。海風、沙灘、詩句本都不壞，壞只壞在人性的堆砌，不管堆砌美，還是堆砌惡，因為人性是多變的複雜的綜錯的而不是單向的堆砌的。雖然他寫不成，可是這部小說還是在他心胸裡成了祕密的寶藏。風的聲音很大，激烈地追著浪花。

江文秀望見他笑，她打從心裏喊出來：這惡意的一看似善意的，胸有成竹的，以為任誰也推不倒的，自以為是一面轟然的城牆的笑容！他不懂得，他一定不懂得。雖然她覺得自己也不一定懂得。是他先主動的，她深深的覺得，一開始是他找她，在暗黃洋瓷燈的女生宿舍門口，在兩排榆樹的小道上，在風吹著樹葉落，落葉迎風奮起反追著風的晚上，他要她入社。她知道她自己的脾性得罪了很多，實在說，她不知道該從何改起，她不喜歡人家指導她一條改正的路。要改，也是要她自己反省的、發現的、決定的、而不需要任何人來指正她一條道路。而他在別人面前常常為她辯說，喜歡跟她拍照，雖然是假裝每個人他都替他們拍一幀，可是她知道他是為她而拍的，因為他選的是自己最得意的一抹。他知道她疲倦的時候，他知道她心不在焉的時候，如果不是……他怎麼如此細心？難道他對每個女孩子都一樣嗎？她不知道自己在搞什麼鬼，她知道自己越是守勢，對方便越迫切想得到——可是，在相識的第一個月裡

，游雨亭雖然如此，第二個月，甚至第三個月卻也如此，喜歡欣賞的深視她，喜歡誇讚她，甚至拍拍她肩膀、摸摸她頭髮，仍然停留在第一個月裡，彷彿他不必因為他的行為，甚至外邊的傳言，該負起任何責任一般！她幽幽地說：

「你懂麼？」

「懂麼？」他又是一呆。整個世界的風雲、像正要變幻出一場大戰，又瞬息而幻滅似的；整座海都沸騰，把大海翻成泡沫似的。遠處的風急了在吹，近處的沙灘被浪潮沖洗而滋滋地吸取，天那麼廣而低，海那麼濶而深，她究竟問些什麼？「懂什麼？」隨即他又想到，於是又問：「是那首詩？」風在天地間相互追逐著。

那首詩？她笑了笑，自己都吃驚自己鎮定的笑聲。她覺得自己表露得够多了，已不再有必要表露下去。小北平領著幾個孩子在遠處，踏著腳走入退潮的深城去，等浪潮再度擁來時，紛紛發出一聲尖叫，狠命往後拔腿就跑，然而還是給浪潮浸濕了褲腳。她輕輕哼：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 are allowed to be free ?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

哼了幾句，她才淡淡地道：

「沒什麼。」然後繼續把那首歌哼下去：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 blowing in the wind

可是游雨亭實在是不明白，於是他說：「妳說出來好不好？也許我懂。」

也許我懂！一隻海鷗自海的中心，劃一道美麗的弧度，掠了回來，是早上那一隻吧？誰知道呢？也許誰都不必看見牠。牠自己的飛翔便是寂寞的快樂。她覺得她像一隻海鷗，揚着看看他，有些輕蔑的笑，清脆地道：

「你不必知道，你一點也無需知道。」她隨首望過去，指了指海邊那座岩石，道：

「我想獨自一個人清靜一下。」

他迷茫了一下：這女孩子的脾氣又來了，而且是大好大的，像風的突現，爲了追擊一頂帽子。遠處有漁人撒網，幾個人拉著網，形成三面包圍，一場魚的殺戮，在無聲的移動中靜靜進行。不知道這女孩子又在發甚麼脾氣哩。他容忍地點點頭，返身走了開去，他一動身，江文秀也掉頭往岩石走去。就在這一剎那，她的長髮飄起，在蒼天與海風中，有說不盡的輕柔的感覺。而在這一刻他望清了她的臉，兩片薄而執拗的唇，有菱有角但清秀的臉。海在遠方淡出，清晰的是這一張忽驚躍起來的臉。他心口一疼，再想看看，她已經掉頭走了。他望望天色，陽光恰巧從一片烏雲裡出來又躲入另一片烏雲去，他就在陽光初出的剎那間看見了她。他試圖捕捉一些什麼……那眼神？還是那笑容？他快地回過身走。兩人背對著背，腳印越拖越長遠，直至彼此剩下一個點子，游雨亭回到衆人的熱鬧處，江文秀坐在岩石上看海。然而風是同一個吹向的，而且一直沒有止息過。

中午大家在沙灘上玩遊戲

大家要離開這座沙灘開是驚天動地的熱鬧的，彷彿要吵回一些本錢回來。大家唱、跳、歡狂，咒咒這不是月黑風高的晚上，未能盡情，埋怨沒有助興的酒和煙。後來大家都倦了，圍成一個圈，大家就唱「圓圈圈」，唱了之後，彼此都有些愁傷。小洪就與緻勃勃的提議玩各種遊戲，擺下各種字條，寫下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輪流抽取，誰抽到紙條，就要就紙上所寫的事物即興地發表一篇演講，講不好就要罰。譬如抽到的紙條是寫：「漁夫」，就必須講有關「漁夫」的事情三分鐘，不夠時間或文不對題的，都要被罰、懲罰的是向大家報告自己心中的一項秘密，必須是真的，不能偽造的，偽造的還得再說一個。大家都說好，於是這成了緊張的壓軸戲。大家以倚帽子爲媒介，推出「演講者」，音樂一停，帽子在誰手上，便是誰去抽籤。游雨亭緊張地打著吉他，帽子由傳來傳去變成丟來丟去，真的成了燙手的山芋。第一個被抓的人是小北平，弦聲在風中一停，弦聲變成了笑聲，小北平苦口苦臉看著自己手上的帽子，像變成赤條條著身子的鐵証。

小北平擺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神情，閉著眼睛抽籤，打開紙條一看，社長故意用平靜的聲音調喻：

「癩蛤蟆。」

大家笑彎了腰。社長驚住笑道：

「請你就癩蛤蟆這個題目發表三分鐘的偉論，也可以試述你對於北平癩蛤蟆的感觸。」

小北平苦著臉悶了一陣子，小洪破鑼般叫道：

「怎麼了？講不出來就得爆祕密囉！」

小北平慢著，想說又止，終於掙扎說：

「給我出這個題目的，不知是那個缺德鬼幹的事，（衆笑）現在騎虎難下，不說也得說啦。諸位知道我的長相跟『癩蛤蟆』絕無相似（衆笑），故對『癩蛤蟆』無所研究，我只對兩種『癩蛤蟆』有點心得，一種是生的，一種是死的。……生的便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那種癩蛤蟆，總算頗有心得……」大家笑得前伏後仰，小鳳梨笑問道：「還有一種呢？」小北平已設上了癮，不慌不忙地道：

「妳先別急，且聽在下從頭道來：另一種是死的，死的癩蛤蟆可以做菜餚，可以蒸，可以炒、可以燉、可以煎、可以炒、甚至可以風乾，可以配菜、吞、嚼、咬、舐都可以，尤其加辣油、味道更佳……」說到這裡連吞口水：「風味奇佳、提神醒腦，」一些聽著的女孩子「噢」聲四起，都說：「這種東西怎麼可以吃的呀？」小北平道：「尤其癩蛤蟆的內臟、香馥無比，你知道癩蛤蟆的腸連起來有多長嗎，你一口吞下它的腸頭去，它直達你的十二指腸的頂端，而只不過吞了四份之一——」衆人尤其是女性，哇哇叫起來，不忍卒聞，小洪叫了起來說：

「那有這種事？癩蛤蟆哪有這麼長的腸子？你別吹了，你又沒喫過？」小北平睜著眼睛說：「難道你喫過嗎？你有量度過它有多長？不信你就去抓一只來看看！……」這時「B」的一聲、社長吹起哨子，三分鐘的時限已經過了，小北平得意洋洋向四邊鞠個躬道：「謝謝大家對在下的講古熱烈捧場。其實癩蛤蟆腸子有多長，我也沒見過，嘿嘿，這個小弟慚愧得很，希望諸位就當小弟是講了個『滑稽列傳』，不在乎其真實性，而在其微言大義……」大家喧嘩起來，游雨亭跳起來笑罵道：「見鬼了，你這種也算微言大義！」小北平的話雖是胡謔，可是時間拖足，又沒有離題，只好讓他「過關」了。

下一個到小北平打吉他，弦聲一聲比一聲急，像那遙遠的浪聲，以及更遙遠的風聲。江文秀和衛登平也沉默的在玩這個遊戲。這次弦聲一停，衆目所，都在小洪這個提議者的身上，只見他玩弄著手上的帽子，終於一甩，毅然去抽籤，一面苦笑：「這叫作法自斃！」

社長把他所抽到的字條，拉長聲音讀出來：

「米——田——共——」！目瞪口呆了一陣子，彷彿才恢復鎮定，繼續道：「請小洪發表三分鐘有關『米田共』的演說。」

在衆人的笑聲裡，小洪張大了嘴巴、瞪著眼睛、足足好一會才說得出話來：「是那個老弟出的題目，吓？」小北平非常報復性地道：「嗨，你就講吧，這反正是你自己提議的玩意兒，又沒說明是限制題目的。」衆人笑不可抑，一面催小洪說。小洪摸摸頭，又揩揩鼻子，最後變手一甩，袖子繃實實的「嚟嚟」兩聲，大有清朝小吏見了要官恭應聲「喳」一般，在衆人笑聲中演講：

「唔……米麼？米就是我們家中常喫的米，米煮了幾分鐘後就變成飯，至於煮幾分幾秒呢？不要問我，問你家的太座大人去。（衆笑）有句俗話說：『生米煮成熟飯』，這有點『先下手爲強』的意思，其實也可以改爲『生飯煮成爛粥』都不妨。嘻嘻嘻嘻。還有『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其實沒有瓦斯和停電，一樣也無法下廚……至於田嘛，米是由田種來的，彼此關係大得很。不過中間又有很大的差別，諸位都是吃田中長的米稻，當然不是吃田。田地除了可以種稻外，當然還可以種別的，如種香瓜、種蕃薯、種西瓜、種冬瓜、種南瓜、就差沒有北瓜，可是有地瓜，還有頂呱呱……有人忍不住叫罵道：「喂，小洪，你在胡扯些什麼？」小洪美妙地宛若接受掌聲讚譽地，一手平置腹部、恭了恭身，繼續道：「米沒有田就產不出來，所以二者有共同的關係，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福利，共同的奮鬥目標，故此，米和田有公共關係，我們提倡的這種公共關係，就叫做『米由共』……」這時哨子一吹，算是小洪講完了。大部分人笑到扒在地上起不來，小北平氣洶洶地向小洪：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們要你講『米田共』啊，你怎麼能拆開來講，不行不行！要罰要罰！」

許多人都附和著叫：「該罰該罰！」小洪大喊冤枉：「我是針對主題而發的理論啊！紙上寫的明明是『米』、『田』和『共』字，又沒有寫明是『糞』字，我怎能顧左右而言他呢！」衆人想想也有道理，終於拗不過他，也讓他「過了關」。

社長接過吉他，強烈地打了起來。遠處的海灘仍然無人，因爲時在初春，寒沁的氣流依然企圖侵入每個人布質的隙縫裡。這一羣人是在一個不適合在海濱渡假時分裏來到海濱的。他們的歌聲笑聲在陰涼的空氣裡像金屬擲地散落在每一處，一直傳到遠遠的那守著大海的燈塔上面去。現在緊張的弦聲隨著衆人的喧嘩聲靜止，然後是一聲年輕的但無意義的歡呼，所有的視線都落在游雨亭的身上。游雨亭攤攤手

丟開帽子、隨手抽了一張紙條，社長打開來，一時也唸不出來。衆人俯過去看那字條，原來是「奶罩」兩個字，不禁倒抽了一口氣。社長皺眉道：「這太過分了，誰寫的呢？」衆人當然都沒有承認。社長笑道：「不如再抽一張好了。」小北平道：「不行不行。既然抽了，老游也講不出，還是要罰。」小洪也連聲附和。游雨亭用手一拍小洪的肩膀道：「怎麼？你們這兩個要我出醜呀！」小洪搭住他的手，反頭充滿挑戰性的笑道：「怎麼樣？我們不要你演講，要訪問你私生活，一問一答，一共五分鐘。」小北平蹲在沙地上，忽然尖笑一聲，雙腳亂蹬，野蠻而粗率地道：「對呀對呀，我們來訪問老游的風流韻事。」游雨亭自信還應付得了這兩個唯恐天下不亂的小鬼，向社長淡淡一笑道：「我無所謂，你們審問吧。記住了哦，五分鐘，要是問多一個字，」游雨亭揚揚拳頭道：「就打崩你的牙！」

於是大家都靜下來，是充滿了好奇的眼，紛紛投注向游雨亭，游雨亭是見過場面的人，他倒無所謂。只要能令大家都歡笑，他自覺不妨滑稽一點。小洪拿著鞋子，表示這就是麥克風，放在游雨亭面前，十分記者的氣派。游雨亭沒等他開口，便道：

「要問我對這鞋子的感想是嗎？這是不是你的？好臭啊。」大家大笑起來，小洪被搶白了一下，一時恢復不過來。小北平趨向前去，笑道：

「沒那麼簡單。老游，我們是同一出身，光棍眼裡揉不進沙子，我們都知道，你來自台南，而你的另一半，還在台南——」這時衛登平忽然很愜促的說：「老游不該被罰的，過分的是那字條……」說到這裡也沒再說下去，一來是因為他聲音太小，沒有足够的份量，二來這「審訊」已經開始了，而且是游雨亭佔了上風，誰也不認為衛登平的圓場有什麼意義，連游雨亭自己也不覺得。於是小北平繼續問下去

「你對這種『天涯共此時』的兩地刻骨鏤心之相思，有何意見要發表？」

游雨亭微微地笑，每個注視他的人都發現他臉上因這秘密而發了光。「天涯共此時」，是了，要來台北的那天晚上，他就對那小小的女孩子說過這句話：「明晚我就在台北嘞，那必定是個十分寂寞的晚上；可是我一定會在那不熟的新環境中深深懷念妳……明晚十一時，我們勾勾手指，對對鏡好不好？十一時到半夜十二時，我們『天涯共此時』，好不好？」那小小的女孩子那晚穿小黃雞一般的衣服，像春水滋潤的綠草地，生出淡綠得帶絨黃的嫩草。那晚她紮小小的馬尾，露出白得像玉琢的頸，從秀領望過去，像一片柔靜的水波，幾絲黑天鵝一般的髮絲掛在上面，像永不完成的落幕。小北平、小洪有次假

期裏跟他一道回去，老半天沒說過一句話，然後在晚飯時感歎道：「我們還是在鄉村裏留點神罷。」

「這還用問嗎？你們算算看一個月裏我花在郵費上是多少？」他隨口答道，因為隨口，所以愈見真誠。也許他眼睛裏有神，別人都因尊重而笑得不太過份了。小洪接問道：

「如果我那位未來的嫂夫人聽到你這麼答，一定很感動的啦。她感動時，有——『嘖嘖——』有什麼表達方式？」

衆人都會心而笑。游雨亭自己卻先笑了，有什麼表達方式？那小小的女孩，連親吻她自己也不敢呢。而她自己，居然還穿着紅紅的小木屐，連抹粉也不會，不過她天生就是不必搽粉，也像明鏡一般給人淨潔之感。而她卻會泡一手好茶，茶沖好後，幾瓣菊花浮在上面，就像小小的花魂，最後在水裏流盼自己的音容。如果她在這裏，因為無邪，所以不會尷尬，但必然的，她會整個白撲撲的粉頸都通紅

小北平叫道：「嘿！你別自我陶醉哇，我們是在訪問你呀！你別借個藉口兒就『天涯共此時』去了！」衆人一陣哄笑。游雨亭長吁了一口氣，不知為什麼，忽然衝動說出這麼平靜的一句話：

「真的，我很懷念她；差不多一個學年了，我還沒回去過……」他講的時候因為真誠，好像說給小菊聽一般，彷彿見到她感動，而自己也感動得眼角有些濕潤。在別人看來，他講的時候像海的呼息，使聽的人成爲一艘艘的船，隨着潮流而航行，不過航行的舟子有幸有不幸就是了。大家在這深摯的懷念中自拔出來的時候，或多或少都爲這深情而感動，社長笑道：

「好了，時間够了，下一個了。」

於是衆人又把精神集中在帽子與弦樂上。

游雨亭想集中精神於傳遞帽子上，忽然聽見衛登平低低的咳嗽聲，他隨而舉目，想向衛登平那兒看過去，但不知怎麼的，他的眼光忽然經過江文秀的身上。江文秀的眸子黑白都像有一層水霧，但猶是黑白分明，恆定可是楚致地望着他——也像是什麼也不望。他的眼光已掃了過去。他急急忙忙再掃回來時，那眼神已不在了。江文秀已低下頭用小手指撥弄一小株在沙地上生長的小草。好像很專神。她的短短的劉海像怎樣也不肯掀開來的鳳冠，維持着流蘇後面的神祕與悲涼。游雨亭心神一震。他忽然開發覺江文秀一直就坐在他對面，而今她身子微微抖着，而且不知怎麼的，他感覺到她的消瘦。她垂下長長睫毛，猶如對剪着許多記憶的牽絆。風自海上吹來，游雨亭覺得一陣透涼，由身外冷到心裏，然後一股暖氣

蔓延到四肢每一個角落去，這一刹那，他領悟，他了解，他明白，他甚至懂得什麼才是叫做傷害。

旁邊的阿闊推了推他，說：「嗨，該你傳啦。」小北平在老遠笑了笑說：「還在想啊！」游雨亭呆了一呆，把手中的帽子無意識地傳給旁邊的社長。社長接過來，音樂就停了。游雨亭抬頭再望去，江文秀側過臉和小鳳梨談着，平靜得像午夜裏、晨霧中洶湧的石膏像，立在無聲的噴泉旁。他們正要社長演說，不過以社長的老練誰也難不倒他。游雨亭有一種悲傷的滿足。而這悲傷是驚愕，滿足是可恥，因為他感覺得出，所以越是惆悵。弦聲又響起，在海風追着海浪的季節裏，在初春四月草長的時分裏。游雨亭和江文秀沒有再說話，江文秀始終沒有再望他一眼。

接下去被「抓」的人是衛登平，衛登平不要演說，他被罰演奏一首音樂。衛登平抓起口琴，在吹奏一首很老舊的歌曲，浪聲很大，琴聲很微弱，在這世界裏，許多內心的聲音，都微弱得不被聽見。衛登平也不管別人有沒有聽見，他已經吹完了，於是放下口琴，讓眾人開始另一次急不及待的遊戲。

有時候明白是很奇怪的，像想起和忘記一樣，有許多事，你要想起，卻偏想不起；有許多事，你要忘記，卻忘記不了。可是它會忽然被想起和忘記的。游雨亭在女生宿舍前的兩排落葉的樹下還沒有明白，在辯論會那遠處風景如畫的窗前仍沒有明白，在晨陽中走過嫩綠的草地也一樣沒有明白，卻在最多人的喧嘩中，忽然驚悟。因為根本沒有察覺過，所以忽然有一種出奇的惋惜。而偏偏對方也知道了他的明白，所以就越模糊了，像一首淡下去的古筆，再奏起時已經是換了調的大鑼大鼓了。

弦聲高揚復低沉，低沉復高揚。游雨亭在想：難道小菊的事，江文秀一直不知道嗎？他沒有告訴過江文秀嗎？他怎麼會沒有告訴江文秀呢？可是他有什麼必要告訴江文秀？或者是他有意忘了告訴江文秀？他竟沒有告訴過江文秀！……弦聲停了，帽子在江文秀手上。江文秀說：「我彈琴好不好？」也沒徵得大家同意，便拿起深紅底黑色噴漆的弦琴，一弦一弦的彈起來，望着海等於什麼也不望，而唱：

若我說我愛你

這就是欺騙了你

若我說我不愛你

這又違背我心意

昨夜我想了一整夜

今宵又難把你忘記

總是不能忘呀不能忘記你

不能忘記你

這就是愛情——

難道這就是愛情

唱罷她用手指往六道弦一撥，「鏗」地一聲，很是斷絕，雖然餘音嫋嫋，她說：「這首歌叫『愛情』」。她彈的時候，指法用得很重，常常打在最後兩道粗弦上，洪洪有聲，每一下是一根鏗子，打在布鼓上，像彈詞的花鼓，一鉢碰一聲心亂。和着海浪的沉厚，彷彿天生就在一起，一起嘆息一齊呼息。她唱的時候，因為吉他壓在胸口，領口的衣服拉了一點下來，露出長而白，像緞子一般的頸項，可以看見她白得有一顆顆小小的沒有纖毛的毛孔，因為冷，都浮起來。她彈完了就站起來，說：「我有點不舒服，想吹吹風就回來。」小洪說：「不行不行。」小北平說：「怎麼這麼掃興。」游雨亭忍不住說：「她必須要去走走。」阿蘭奇道：「必須？」江文秀已經別過了臉，但清晰地感覺到風從海上吹來。她必須要去走走，本來是她的話，而他替她說出來，這利那開她的淚像一點熱蠟，從心頭溢到喉頭，模糊了眼前的一切。要是她不要讓電流下來，唯有讓它凝結。可是她知道那縱然是她的話，在這時分裏也是不可信的。所以她反而重新坐了下來，搖搖頭，好像又倦又平靜地道：

「沒有必須。不去也沒關係。」

下午游雨亭和江文秀在小山丘上

最寂寞的時候是一段日子熱鬧而融洽的在一起，而終於到了分手的時候，所有的人如潮水般散去，留下你如空貝殼一般的寂寥。而最難熬的是分手前的一刻，像一首歌，將完未完，而努力把它唱好時，深深地知道它已末了。原先同樣圍在這裏的人，只剩下一些殘屑碎紙，以及一些彷彿還逗留在沙的隙縫中的歡樂之氣味。他們都到帳篷裏收拾行囊，許多人開始那末想，是好是壞，這一段旅行，總算是過去了，今晚要回到溫暖的家，去堅守那空虛的回憶了。收拾是沉重的，除了小洪等一二個鋒頭健將還能爆出一二笑聲外，再也沒有特殊的熱鬧。連小洪他們也知道他們的笑聲是將折的營地，撐不起來的悵蓬。其時下午，氣流劇變，氣壓很低，風湧雲動，潮吟千重，浪摧萬聲，江文秀穿著風衣走了出去，一個人

走過飛綠的草坪，剛好被在樹旁石上倚着的游雨亭看見。

游雨亭看見江文秀穿着黑色的風衣，螞蟻走過草坪，草坪是暗綠色的，可能因為天色的轉變，那些光禿的枯樑更顯得一種潮濕的孤絕。游雨亭心中一震，但沒有立即跟上去。江文秀轉過一所紅磚白階的小屋旁，便消失了。像一幕黑色和綠色的鏡頭，一個人慢慢走過，消失了，不見了，又只留下銀幕和觀眾自己。游雨亭一按樹幹跳了起來，他決定要找江文秀。他穿過小紅屋，已經沒有人了，白色的走廊彷彿很長，通向在白天也亮着黃燈的洗手間，屋邊是小樺木林，只有樹幹沒有樹葉，地上都是亂草，再過去是沙灘，再過去是海潮，再再過去是澹淡的天色，後頭遠處，傳來了他們離別的歌聲，細小而纏繞。游雨亭錯覺了一陣，正想回頭，忽然瞥見左側遠處，有一個小小的亂草山丘，丘上有一台石階，石階上有一個人，黑風衣和黑頭髮一齊飄飛，在慘淡的天色裏，彷彿一面沒有士兵的哀旗。游雨亭又是一陣冷，才知道已經開始下雨了，細雨霏霏，游雨亭拉拉衣領，終於走過去。

游雨亭走到江文秀身後約十尺，江文秀始終沒有回頭。游雨亭忽然升起一種感覺：江文秀已經知道他來了，可是沒有回頭。游雨亭沒有再往前走，因為她在高處，他看清楚她粉白的頸子，像渡銀的湯匙柄的弧度一般柔和，從背側望去，像一隻白天鵝的頸。一大團的烏髮因風而在她頸上打了幾圈，飛了幾個轉，結了幾個不成形的環。游雨亭看着，雨好像濕了的外衣撫在他臉上，他想：她一定很寒著的了。後頭的離別的歌聲更響，清晰又模糊的傳來。像淡入又淡出的鏡頭，令人分不清在世上還是世外。游雨亭只覺喉頭有一陣難受，他趨前兩步，想說話，但沒說出，他聽見她細微的歌聲，不懂是唱些甚麼，像風一樣輕微，像風一般迴響。後頭的歌聲像背景一般濃，而這細脆的歌聲，唯獨他一人聽見！唯獨是他一人聽見！他心中有一種感動，使他躊躇不前。江文秀的小小而怯弱的雙肩，在風中像柔軟的黑緞子，沒有份量的沉重！他想以溫厚的手搭上去，可是天色已開始晚了，海上從淡藍成了暗藍，暮色來時，海上的漁火首先知道，兩三盞的亮起來了。他想到家鄉那兩盞燈籠，雖然是對面家人的喪事，可是他和小菊都很喜歡看。在春風裏它像高堂明鏡的照耀，在夏日裏像那用大葵扇引動舞獅的笑臉和尙的頭，在秋日像諸葛亮亮起的秋月，在冬日裏——它還原為喪事的燈籠，披麻戴孝的寡婦天天為它哭着哭紅了眼，腫得像水核桃。小菊永遠會做各樣各式的燈籠，也記得各種各式的花名——雖然花名不是依照植物名詞裏的名字，而是她自己取的。他搖了搖頭，像是把黑的映像搖成黃，但終於都成白。白得像一個寂寞的少年，在午間房裏不斷地唱着脫節的歌。他無來由地想起小時候，他第一次戀愛。雖然在班上他是最被

老師溺愛的、絕頂聰明的孩子，他也敢愛也敢表露，不過都無濟於必須受傷的愛情。當他有天晚上在廟神大戲的棚子裏偶遇那穿藍裙子的愛人，而且對他一笑，他一個晚上無法入眠，第二天起來就等天黑，等到鑼鼓喧天，戲子們上了場，他從廟裏找到廟外，廟內廟外都是煙，神像們在煙霧中偶現獐獍的臉目，薰得他一目都是淚水。她並沒有出現，他可以爲她不惜一切而來，而她不。他從廟裏出來，非常疲倦，可是略有一股清爽，在人潮錯落間，他站着腳尖，望見有人在戲台上翻斛斗，鑼鼓喧天，而他的最初的愛情，便在鑼鼓喧天中收了場，被噙了瓜子的瓜子殼一般，遺留在地上。因爲在這世界裏的所有感情都是很難把握的，所以他對小菊，是一種滿足，一種依從，一聞不願再流浪的茅房。因爲愛情之難得，所以他牢握不放。

後面別離的歌聲彷彿越唱越激昂。彷彿還有人哭泣。江文秀的歌聲也斷了。但沒有回頭。所有的衣褲都因風而往後飄飛，雨一定都打在她臉上。游雨亭想，她一定知道他來了，可是她一直沒有回頭，誰也不知道這一回頭會怎樣。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了，這當兒有人從沙灘上走過，因爲看見他倆，所以不想走近，在遠處高叫道：

「社長要我叫你們收拾行李，要出發了哦！」

江文秀彷彿點了點頭，但沒有回頭，筆直向衛登平走去。游雨亭把手插在皮夾裏，雨絲很密，他一直等到江文秀走遠了好一段距離，他才轉過身，回頭慢慢的走。江文秀始終沒有回頭來。

晚上江文秀和衛登平回到市區

薄暮時分他們走上了校車，吃力地搬動着行李。校車是深綠色，深得就像黑色一樣。車前毛玻璃昏暗得甚麼也看不清，只知道裏面有一點煙蒂火紅，伴着它映照出來的幾縷煙，敢情是寂寞的老司機在裏面抽着煙。薄暮的寒意像無孔不入的水銀，鑽到皮大衣，領口裏、變腋下、褲管裏，就伏貼在那兒，凍得像一根根不會融解的冰。他們沒有笑語，只有歡悅過後最巨大的最無可底止的倦意。他們在車上都沒有說話。游雨亭打醒精神，上下車點清人數，大家在車內都安靜地坐着，同暮色一般，都是留戀而沉默的，甚至看不清面目。游雨亭卻看到江文秀上了車，逕自走去車前廂，在衛登平身邊坐下來。從後面可以看見衛登平的皮夾克領空震了震，慌忙讓出一大片足夠有餘的空位來給江文秀坐。游雨亭不再說些甚麼，而且他也不準備再想些甚麼，社長這時就上了車。車的引擎噹噹發動了好一會，身子就像一座老龍

地向前一衝，然後在暮色裏，打亮了面前的燈，往台北市的萬家燈火駛去。

回到台北市，真的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了。大家在車內唱着像海的則息一般低沉的別離歌曲，然後背着包袱，在黯黯的車下向亮着燈光的車內揮手說再見。衛登平從側邊望了望安靜得接近冷靜的江文秀，鼓起極大的勇氣說：

「我送你回去？」

車子又繼續發動，外面很多人，很多車，很多霓虹燈，很多叫賣的小攤子，隔着玻璃從車內望過去，都是無聲的。好像另一個熱鬧而毫不相干的世界。車穿過羅斯福路，已經有雨了，游雨亭跟七八個人下了車，把黑洋傘讓給一位女同學，自己用夾克蓋着半個頭，揮手喊：「再見！」車子向前走了七八丈，大家還聽見游雨亭忽又一聲高喊：「再見！」衛登平望望江文秀，江文秀雙眼看着前面，好像很入神。前面的玻璃都漬了厚重的雨，雨刷子正左右分開把雨水抹開去，可是雨水才分開來，新的雨滴又沾了上去。從玻璃望出去，前面私家車的尾燈模糊而紅，像兩盞紅燈籠。一切都是圈圈的，像彩色在水中漾了開來。雨刷子的聲音居然沒有被車子的引擎聲完全淹蓋，聽來單調而寂寞。這時車上的人只剩下小半。

車子穿過中華北麗路，雨勢又小了，可以看見路上不少行人，用衣服遮住頭頂而走。江文秀用手拉拉電鈴，俯身拈了拈行李，然後說：

「我不想這麼早回宿舍；想看場電影。」

衛登平看看腕上的錶，已八時好幾分了，他舐了舐舌頭，說：

「我也想看場電影：A Cat On The Hot Tin Roof 重映了，我一直想看。」江文秀側過頭來，冷靜地望着他，衛登平裝出個笑容：

「我們一道看電影，妳不介意嗎？」

這時車子已慢下來，快要到站了，江文秀道：「我想看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衛登平決定性的說：「這部片子我也想看。」車子停下，衛登平除了拿自己的 Cathay Pacific 的旅行袋外，還替江文秀拿下一個 China Airline 的手提包。兩人從車上下來，一下子置身人潮裏，肩貼着肩，人擠着人，而他們還覺得是海浪的聲音，還有車上的轆轤，一時不知已置身街市中。雨霏霏而下，一個胖子脚步蹣跚，剛好撞到江文秀一下，把他們碰在一起。衛登平揚揚手上的兩個袋子，笑道：

「像從國外回來吧？」

江文秀也笑笑說：

「像坐了兩架不同的飛機。」

兩人辨定了一下方向，衛登平決定要過馬路。這時兩人才發覺市中車聲人聲的吵聒。由於過馬路時遲疑了一下，紅燈已變為綠燈，車輛繼續碾過白色線條的人行道而前駛，江文秀和衛登平迫得在交通島上停下。衛登平看見一條黑灰色的汽車，忽然在十字路口前停下，沒有再前進，車上玻璃全塗上了。車中有一個胖子，隔著冷淡的毛玻璃，還可以看出他臉無表情地坐在駕駛座上，嘴裏像是無意識地嚼著東西，而雙目直勾勾的看著前面。因為是綠燈，後面的車又無法越過這輛車，於是都按響喇叭。第二輛按響，第三、四、五輛也按響了，喇叭聲使這鬧市更熱鬧。這時紅燈亮了，這灰黑色的汽車才慢吞吞拐了彎，往左側的馬路駛去。衛登平這才明白這汽車是因為駛錯了道路，沒有貼左邊的馬路而行，到了這裏，爲了要拐彎，於是不顧一切要在綠燈中等待紅燈，以讓他拐一個及時的彎。這兒附近沒有交通警察。其他的汽車繼續前駛，唯有在斑馬線前停下來，因為已經紅燈了。這樣揮霍時間，如果一座城市的人都浪費這一點時間，只怕人類的文明要倒過去一千年了罷。衛登平想。忽聽江文秀道：

「怎麼還不過去呢？」

從電影院出來，雨已經全部停了，地上濕漉漉的，靜夜留下的一二盞霓虹燈還在亮著，但是夜晚最熱鬧的時光已過去，不是任何事物能挽救得來的。霓虹映在黑暗的水中，像一道道鮮紅的血金黃的血到處流竄，顯得更不像這個世界的事物。江文秀好像沒有意思要馬上回去，然而衛登平恐怕女生宿舍過了時會關閉了，江文秀留連在那兩家彼此等著對方先開門的鞋店外。鞋店裏銀亮的燈，還有一面銀亮的長鏡，江文秀照了一下，覺得自己也是銀亮的白，於是不敢再照。這時左邊的一間終於「咔嚓」一聲熄了電燈，旁邊的一家門口坐著個胖婦人，彷彿也鬆了口氣，一面嘀咕著一面拿長鉤子上了鐵閘。於是兩間銀亮的店子同時關門，燈光忽然如長鯨吸水地沒有了，江文秀和衛登平同時感受到那黑暗，原來是那般的黑，像被一口吞進肚子。這條長街中竟再也沒有一家有著亮著燈光的。遠遠有一個穿白衣服的中年男子吱呀吱呀踩腳車而過。長街的盡頭彷彿有人戴著竹笠，蓋著半邊臉，推著一輛三輪小木車，木車上一盞幽異的黃火，在暗處高聲叫賣：「啊——啞——啊——啞——」像窮困得逼出來的聲音，在子夜的街頭

裏垃圾一般空空蕩蕩。

衛登平幾次想說話，可是看見江文秀沉思，他說不出來。他顯然地知道他的陶醉該醒了，因為如果有愛，他不會有被冷落的感覺。他幾次想作割捨，離開，然後張臂呼吸一次新的空氣，以使他有新生的感覺，可是他總存有一絲希望，直到這希望死了，還是一線希望。江文秀忽然說：

「你先回去吧。我在衡陽路有位朋友，拐個彎就到，我今晚在那兒睡。」

衛登平沒有答話，他想：總該送她到達吧。希望是好來好去，而不是突然終結。他肯定今晚這一送，已送出個分曉，江文秀的冷淡，不是分明要讓他知道嗎？他必須要以同樣熱誠，讓江文秀知道這暗示是徒勞無功，因為他只是把她當作朋友，所以並不曉得她的暗示。這樣會能反擊江文秀的拒絕，或者還會使她感動哩。對，他不能就這樣離開的。他不是找藉口留下，而是有必要那麼做。於是他說：

「那我就送妳到她家去。」

江文秀沒有作聲。她覺得她的煩惱已經够多了。衛登平是個好人，她不忍傷他。而現在她心亂得連自己也不曉得下一步應幹些甚麼。下一步，下一步——游雨亭下車的時候，她就知道，車內車外，宛若一道天涯。她一下車，便是與這團體告別了。她不是希望以個人的情感來遷怒於這個團體，而是實際上，她已經疲倦得無法再在這團體裏立足了。正如在下午的海灘山丘上，游雨亭站在她身後，他一直沒有走上前來，而她幾乎要站不穩了，風聲中，雨聲中，她甚至不敢肯定自己的雙腳是不是正在穩穩地立着！街邊有一隻無家可歸的小貓「咪嗚咪嗚」地叫着，顯得這熱鬧過後的城市，特別荒涼。

她着實不希望這種糾葛會繼續下去，她自己知道，她是個很容易被情緒所毀滅的人。她右手倒掛着小手提肩上，左手插入風衣裏，迅快地走着。衛登平在後面跟着，感覺到落寞。這剎那間他們宛若彼此不相熟的人，在路上相遇而走着。江文秀知道她不應該在那個時候，她在山丘上筆直走到沙灘上跟衛登平在一起的，可是那時她實在沒有勇氣回頭面對游雨亭，她唯有傷了不止一個人的心。她和游雨亭在未下車前，幾乎已成了不相識的人，感情就那麼奇怪，不是讓人最親近，就是最陌生；不是最愛，就是最恨。衛登平這時候：

「明天——明天妳有空嗎？」

「沒有了；」她回過半邊臉，認真地道：「真的沒有了。」

「那末——」

「別的一天嗎？」她繼續走，繼續道：「也沒有了。你明白嗎？」她想起她同樣問過游雨亭「你懂嗎」，可是他根本沒聽清楚，他根本不懂，也根本甚麼都不懂……

衛登平吸了一口氣，他發覺他和那長街的叫賣者一般乾澀，一般沙啞：

「我不懂——」

「你會懂的。」她斬釘截鐵的說。「我已經到了。」這是一棟五層高樓，五層的燈火都已經熄了，只有最下面的一層，彷彿是個大廳堂，有點黃火透過厚厚的窗玻璃明滅不定。江文秀遂按下第四層的門鈴。

衛登平沒有再說話。彷彿聽到童年的那一首歌，節拍很是分明，尤其是接近曲終人散的幾下，聽來特別離受。他就在江文秀身後，而江文秀一面按門鈴，一面說：

「你可以回去了，謝謝你送我。」

知道這又是一次最後了。而他與她站得那麼近，是從未有過的，因為是一切都知道了後，大家才會那麼絕望地靠近了。他其實也知道，在沙灘上，江文秀從山丘上筆直向他走來，是因為游雨亭在她身後。游雨亭是岸，而江文秀要渡，所以他只好是船。他是在自己塑造一個迷夢來催眠自己，而又醒得那末快，快得來不及幸福快樂。他在江文秀的背後貼得很近，江文秀的頭髮或頸際，有一種很夜晚的淡香，襲入他鼻裏，而他看見，江文秀的右耳，像白玉墜子一般地鑲在黑髮裏。他知道這是最後的了，他戀戀不捨地看著。天下美的事物都好像沒有爲他而存在過，不過能讓他深深看一眼，那也是滿足的了。江文秀已按下第三次門鈴，沒有回頭。他離那髮絲那麼近，有幾絲甚至觸及他臉頰了，他真有俯下頭嗅嗅的衝動。四顧無人，靜夜裏的電鈴聽來像一個瀕死的人求救的電話，鈴鈴響個不停。他忽然看見一個人注視自己，很是渴切，貼得有鼻尖那麼近，他唬了一大跳，眼鏡往鼻樑一掛，才知道那雙眼睛是眼鏡裏反映的眼睛。他驚魂甫定，江文秀已按下第四次門鈴，那第四層樓靠窗的一間房子忽然亮了燈。黃色的燈光柔和地披下來，使衛登平急速的喘息，急速的心跳逐漸平息。他們看見有人影在窗前一幌，顯然是走出了房間，很快便會爲江文秀開門了。這時江文秀回過頭來，接過衛登平一直替他拿著的China Air Bag。小手提袋，柔聲道：「謝謝……」衛登平勉強笑笑，想說話而沒說，樓上牆上的電話機已傳來「那一位？」的問訊，衛登平點點頭，退了兩步，然後返身，往深夜的街頭走去……

完稿於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

當期小說評介
許書瑜

海、風、詩的愛情小說

溫瑞安『晨夕』中的游雨亭在聽罷江文秀輕吟鄭愁予的——
「沙灘太長，本不應該走出足印的。」

後，「他立刻想到：海邊、多風、詩句，這分明是瓊瑤小說裏的情境；他不禁神秘地笑了，因為他曾經立志要寫一部同樣有詩句有海風有沙灘的愛情小說……」游雨亭始終沒寫成，却成了溫瑞安筆下的人物。『晨夕』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海邊、多風、詩句」的愛情小說。

『晨夕』的結構是經過一番構思的。小說的過程，便是如題所示的從朝到夕，從逼近的「灰黯的天色」到遼遠的深深底夜，從沙灘回到市區；而游雨亭、江文秀、衛登平三人也分別從個別的陶醉醒悟過來。溫瑞安的小說功力，在『鑿痕』（蕉風二六〇期）那個推理中篇中已見火候。這篇愛情小說雖非極其嚴謹的野心之作，但却流露飄逸的風采。『晨夕』的題材與技巧都在「傳統」範圍之內，但作者却能把握住小說故事更為重要的元素：緣、人生的偶然、人性的刻劃，而把原只是人生的一個片段的晨夕，提現到一個重要的歷程。

對游雨亭、江文秀、衛登平三人而言，這個晨夕的過程是十分重要的。子夜之後，最親近的變成最陌生。游雨亭「不準備再想些什麼」，他只要緊緊抓住他已獲得的愛情不放；而「一道天涯」在他與江文秀之間劃下，分隔的，不只是她與他，更是她與那個家似的團體；衛登平則成了「沒有士兵的哀旗」，為江游二人的感情送終陪葬似的滑稽。游雨亭真的是一

陣旋風，中午的沙灘上的遊戲之後，把所有感情的雲朵吹散了。這邂逅，江文秀否定是緣份與偶然，究其實；却是緣份的嘲弄，偶然原是無常的啊。正如江文秀歌中所唱：「這就是愛情——是的，這就是人生？」

像江文秀這樣的女孩，她的「不可親近」原只是道「防禦的堡壘，而裡面有一顆溫熱的騰躍的心。」她把自己「陷於美麗的冷傲中，沒有溫情的自拔。」她美麗、有氣質，却深陷於「自己編織的美麗的網」中，到她企圖掙脫出來時，被傷害的已是她自己。她是個外殼色彩燦爛目的美麗但空虛的貝殼，內裏的寂寥無人知。她長久把自己蘊藏於內，結果，內心的聲音，已微弱得不能被聽見了，到了最後，她唯有輕彈哀歌，「筆直向衛登平走去」，去傷另一個人，以挽回一些虛偽的勝利。她「自己也不曉得下一步應幹些什麼。」子夜的市道，留下熱鬧後的荒涼。她的心，也是的。

衛登平是個曲終人散的主角，長舉着投降的旗幟，長期承受創傷。這次，「他知道這又是一次最終了。」他這一次的哀傷，有點心甘情願，自願扮演這個絕望的角色以求一絲希望。「他知道游雨亭是岸，而江文秀要渡，所以他只好是船。」這一次，他的迷夢，醒得太快了，「快得來不及幸福快樂。」舟子有幸有不幸，他屬後者。

江文秀要渡的岸的游雨亭是個「在老練中保留幾分幼稚」的成熟男人。成熟得現實。他認為「這世界裏的所有感情都是很難把握的，」所以他牢握小菊那份愛情不放，像「一開不願再流浪的茅屋。」然而滿足於「天涯共此時」的依從之外，對江文秀的美與氣質，「未經修飾的人性」也不無好勝，不是愛，而是滿足與驕傲——虛榮。於是像風追逐浪花般細心關懷起她來。他起初不懂自己已日漸成為江文秀終於欲渡的岸，到了明白時，他才懂得什麼叫做傷害。「而偏偏對方也知道了他的明白。」所以「江文秀始終沒有回過頭來」，而他，只好「轉過身來」回頭走向他的滿足的窩，帶着內疚與記憶；走入雨中去洗滌。

感情原是世間最真實的，愛情本是世上最美麗的。但更值得表現的，是感情中、愛情裡的人，不，人性。溫瑞安從武俠中伸出另一隻手，寫了這篇言情的小說，清脫地在愛情小說堆中鶴立，「給人濕而明淨的感覺。」

畢漁

楊先生的玩笑

十月號蕉風讀到顏元叔先生的大作，及楊升橋先生試剖顏先生大作的大作，我雖然才疏學淺，然而好管閒事。所以拿起筆來囉嗦兩句，是外行人的外行話，恐怕免不了貽笑大方的。

楊先生認為「舞會的裝飾人」，「勾勒今日留美學生的面貌，提出了存在於留學生之間的一些大問題，敲响了留美學生的警鐘」，我是完全不敢贊同的。照小說中人物的舉止言行推測，顏先生寫的是台灣留美學生，楊先生怎麼能够看成「今日留美學生的面貌」呢？在美國黃皮膚懂說華語的留學生，除了來自台灣的之外，還有來自香港，來自馬來西亞，來自星加坡的，楊先生如此不問情由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以台灣留美學生代表了留美學生的面貌，是不是太武斷，太不合邏輯呢？

再者，我認為「舞會的裝飾人」提出的不是存在於留學生之間的一些大問題，而是男主角，及男主角代表的小撮年輕人所面對的可能因為社會可能因為自身性格而產生的被隔離感

。楊先生十分令人驚訝地將男主角當作完全正面的角色，指出「他是個有理想的留學生」。而顏先生在小說裏的描寫，「他的身體圓胖，而且從來不愛運動。他把藍色彩帶繞在鐵柄上，嘴中故意發出凶狠的聲音：『看你逃得了不！看你逃得了不！』」接着粘了三層玻璃膠，一層又加上一層」，給我的直接印象是與現實完全脫了節，略為「心理變態」的一個可憐蟲。他有莫名其妙之潔癖，而且口味甚低，由他死板板的「裝飾大廳計劃」可以証明。他對從頭到尾作天真狀的肉麻女主角居然心動，被人家「你好優耐」之後，「心裏也笑了」，真是使人毛骨豎然。假如顏先生寫這個人物的時候抱完全肯定的態度，那麼我倒很懷疑這位被楊先生冠以「留美學生『妥善的代言人』」的妥善性。

我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很想請教顏先生。這個作為小說背景的「北美洲」，究竟是甚麼地方？我是不明白，爲甚麼這些留美學生們在舞會放的唱片，會是「小型七十六轉」的。要真是七十六轉的爵士樂，倒不如當古董賣了去罷，又莫非小說的時代背景不是今日？眞令人越想越胡塗。這樣一篇小說居然是「留美學生妥善的代言人」「少數傑出短篇之一」，楊先生真會開玩笑。

透紅的大理石

羅馬是一塊透紅的大理石。

十二月二日，當意大利航空公司的A21786班機將我們帶到羅馬時，我們就有這種感覺。這塊巨型的大理石，從公元前數十個世紀就開始發掘、琢磨，然後，注入意大利人無數的淚、汗，以及鮮艷的血。文藝復興的當兒，這塊高巍的大理石遂開始透紅，起初是斑斑的紅點，然後是脈脈的血網，然後是晶瑩的雪白加上淡紅的赤光，最後是透紅、通紅的一顆大明珠；大如亮了光的大燈籠，白裏透紅，紅中浸白。

羅馬的冬季並不寒冷，談不上甚麼嚴冬；大理石是清涼的，是帶血帶暖的，並不是冰冷的。剛抵機場，正下着一場細雨，舉目四望，到處是黃色、紅色的楓林，或者是卸下全部衣裝的粗枝。一陣風過，楓林閃動地飄洗黃葉，大樹挺起肩膀地漂洗骨枝，路旁的行人以雙手插大衣、頭戴雨帽、脚着雨靴的姿態在我們的面前邁過；呵，羅馬的雨季還是從容的。

羅馬人的體格非常高大，胸圍非常粗壯；旅館裏的一位工友，就會經把我們三件約四十五公斤重的大行李，輕而易舉地從樓上提下樓。羅馬盛產葡萄，葡萄酒非常便宜；因此，羅馬人不可一餐無酒。羅馬人有一副魁偉的身軀，又有一副白裏透紅的膚色，那全憑歷史文化

造就了他們。

羅馬的房子是雄偉高大的；幾乎大部份的房子都是七、八層樓，而且遠看就如一塊正方形、長方形的巨型大理石。每一巨型大理石高百餘尺，長百餘尺，寬也百餘尺；在這麼一塊大理石內，基層四面都是店屋，二層以上都是住所。整條街，甚至於整個羅馬，似乎就是由一塊一塊很有規則的大理石排列出來。大理石是雲白色的，但是，羅馬人的房子不是雲白色，而是褐紅色；他們在大理石外砌上一層褐紅色的磚片，讓大理石白裏透紅，讓雪白和赤光交融。

墨索里尼曾經於二次大戰前在羅馬城外蓋了一個大城，用來主辦世界博覽會。城好之際，恰逢二次世界大戰，這個城外城，今天被叫爲新羅馬，房屋不但雄偉高大，而且設計非常傑出，單是那條橫貫新舊羅馬的高速公路，就可以領略出墨索里尼的眼光和魄力。這個人，怎麼會不是用大理石造成的呢？

這裏，絕大部份商店的營業時間是上午十時至二時，下午四時至八時，星期日休息。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一個宗教節日，所以，除了星期日外，往往還會有一天假期。第一天下午三點多走在路上時，發覺冷冷清清，幾乎沒甚麼行人，心裏好不奇怪；今天會是假期麼？

「羅馬人很會享受！」接待我們的黃先生，這麼地告訴我們：「羅馬人是不存錢的，一碰上假期，他們就全家大大小小去渡假，不是到鄉下，就是到海濱，不然就是去參加各種文化活動。」

意大利有甚麼文化活動？

「意大利人酷愛歌劇和舞蹈。」他接着說：「歌劇、舞蹈、雕刻、音樂，幾乎是他們的第二生命。他們可以放下生意，整家人跑到百哩外去欣賞某個歌劇的演出，或者是某項藝術的展覽。」

「意大利人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免費教育，」黃先生接着說：「他們每個人都有政府的醫藥照顧，看任何病都不必花自己的錢。因此，只要你有工作的話，你根本不需要存款！」

數千年文化和歷史的經驗，締造了意大利人民的生活境界。人不是仰泳於金錢，人是仰泳於文學藝術；這是意大利人的生活。塑造一塊巨型的大理石必須千年，雕琢這塊大理石成

爲人形，讓他透紅、通紅，又豈止是另一個千年而已？

當天晚上，我們遠赴新城，去參加一個文化活動。這是一個舞蹈會，演出者是著名的「蘇聯民族舞蹈團」，地點就在新城的文化宮，時間是晚上九時十五分至十一時。文化宮是個圓形的建築物，樣子有點像我們吉隆坡的國家體育館；不過，比我們的要大上好幾倍，容得下三萬多人，而且，設計也比較特出。今天已經是第二個星期末的演出，可是，前來欣賞的觀眾也竟然快爆滿；兩萬多個人，同來作藝術上的仰泳。

「蘇聯民族舞蹈團」的團員約有兩百多人。除了交響樂隊的隊員外，舞蹈團的團員清一色都是中學生的年青男女小伙子。整個舞蹈的特色是，用踢腿的舞步來表示蘇聯邊疆遊牧民族的豪邁、粗獷性格，以及尚武的精神；這一群中學生精練、熟巧的一流舞姿，幾乎把這兩萬多意大利人帶到迷醉的境地——不是瘋狂的掌聲，就是一片寂靜。羅馬人是粗獷的，是尚武的，也是酷愛藝術的，因此，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文化和文化相交流的真正意義，也看到了文化和文化相呼應的歡樂眼淚！生活在文學藝術境界裏的人，是四海一家，是四海兄弟。舞蹈團九時十五分準時演出，十一時準時謝幕，中間只十五分鐘的休息；節目非常緊湊。如果說這是一種享受的話；這種享受，可得千年培育、千年薰陶，還有，千年的雕琢和創造。

羅馬人幾乎永遠生活在他們的歷史文明裏；儘管到處是汽車、高速公路，到處是摩天大樓，不過，另外一面却到處是古城遺址，到處是歷史遺物——動輒百年、千年。在汽車的引導之下，你可以去參觀共和時代凱撒的廢墟，可以經過高達六十餘呎、到處是拱門的圓形劇場；坐在汽車裏，你回憶凱撒大帝的英姿和武功，你回憶羅馬帝王如何在劇場迫害虔誠的教徒。上通千年，下開未來；如此的民族，才會有豪邁的腳步，才會有寬濶的胸襟，才能够朗爽地和其他文化作文化上的交融和呼應。

梵蒂岡博物院是建築在歷史的圍牆裏；這些八十度傾斜的圍牆，全是用長扁形的紅磚砌成，高二十餘丈，如千年的歷史，仰之無盡。米基蘭開羅 Michelangelo 在這裏，把上帝開創世紀的情形描在巨型的壁上，讓千人來嘆息，讓萬人來流淚——嘆息上帝的偉大，感泣上帝的恩典。在這裏，米基蘭開羅又把天堂和地獄分辨出來；呵，天堂在這壁上，地獄也在這

壁上。

大理石雕刻似乎是梵蒂岡博物院特色之一；從底層爬上高達五、六圈的圓形銅梯，再經過一條迴廊後，幾乎處處都可以看到立體的大理石雕像。這些雕像，有的如真人般大小，有的比真人還要大，除了表情、肌肉、裳服等栩栩如生之外，還磨得光澤如鏡！我們把整個博物院流目一過，最保守的估計，全部大件小件的雕刻，大約在數千件之上！

「你摸摸看，」玉摸着擺在廊內的一座巨型雕像，說：「冰冷刺骨呢！可是，却雕得那麼逼真，似乎看到他血液在川流。」

大理石是一種硬度很强的礦物，而且，也是一種很笨重的礦物。意大利人採用大理石來作雕琢的素材，是意大利人的智慧。從雕琢之中，他們瞭解造人的艱辛，瞭解造文化的痛苦；有鼻子，有頭髮，有四肢，還必須要有血；有經濟，有軍事，有政治，還必須要有文學藝術。

博物院是座長方形的建築物，前後各一排，每排高數層樓。除壁畫、大理石雕像之外，還有埃及契形文字、巨型刺繡、古代地圖、古文物以及現代畫等等；人類文化瑰寶，很重要的一部份就在這高數十丈的古城內了。

踏出博物院，一條斜斜的柏油路，從遠方向我們鋪上來。四處是寒風，一日偏西，我們沿着城邊，順着柏油路，往現代而邁步，回到現代羅馬。

「一塊透紅的大理石，」回過頭來，向斜坡上的古城門望一望，我說：「人類歷史的不朽。」

十二月九日

不再去古羅馬博物館

不再去走那條夜路

不再去走那條夜路了！沒有甚麼的，我只是不想。我發覺自己在奔波着，從海那邊，匆匆的去趕渡輪，走離了一隻渡輪就得遲了幾十分鐘；常常，跑着走，爲的是趕上快開離岸邊的渡輪；常常，那位要把鐵門關上的印度人揮着手叫大家快點，於是許多的鞋子擊叩在地板上響起一種碎亂的聲音。有些女人穿着高厚的鞋子也奔跑着，真擔心她會摔下來，她還抱着孩子呢！人，都是這樣的，總有太多爭先恐後的潛意識存在，這些都可以造成戰爭的因素的。

我說不再去走那條夜路，是真的沒有甚麼的。每每街燈一路的接連亮起的時侯，手裏夾着本書，就這樣的走在燈影下，又孤獨又落寞，總以爲可以去尋覓點甚麼，後來才發覺到那只是一種自慰後的虛脫；在那一級級的樓梯上下的走着，都是那麼寂寞的，他們打扮得好漂亮，男的女的，像戲仔。他們在演着自己塑造的角色！而我呢？想拾取一個逝去了的夢？一個極其淒涼的白色童年？我常在那個長長窗戶前看天空，看星點就要閃出來的黃昏要逝去夜便開始來的天空。我沒有嘆息甚麼，更不會去惋惜甚麼，我覺得，一年又三個月多的日子，已經令我滿足或者由於過多的滿足才令我厭膩。但，以後我會來，再聽聽童年時代的鐘聲，少年時代的鐘聲，當然，這些鐘聲已是渾遠的事，已成歷史。

我是個冷傲兼固執的人，我做一件事，說做就做，所以我做了。後來，我才知道我的一意孤行並不能代表是我的一切，這是很悲哀的，於是，我選擇放棄；所以，我承認自己這些年來不能把自己情感：做人，做事，加上愛情。

那條路本來就已經很寂寞，我不再去走，想它會更寂寞，和我一樣的寂寞。

中國新詩集總目(四)

嚴杰人

伊甸園外

詩創作社

蘇金傘

今之普羅米修斯

詩創作社

蘇斤霖

地層下

上海星群

顧青海

忽必烈汗

顧仲起

流浪之歌

北平大出版部

蘆荻

紅笑

蘆荻

馳驅集

詩歌

蘆荻

遠訊

蘆荻

動蕩

觀生

烟

漳州大同

上海泰東書局

一九三五年

(二) 合集

朱自清

徐玉諾

俞平伯

鄭振鐸

郭紹虞

劉延陵

周作人

葉紹鈞

丁丁

雪松

木之林

合著

李廣田

合著

李廣田

漢園集

上海商務

一九三六年

合著

雪朝

上海商務

一九二六年

合著

戀之歌

上海泰東

一九二六年

何其芳

小默 臧克家

林庚 劉延芳

朱湘 麗尼

王統照

灌叟等

魯夫等

MD同人

俞平伯等

馮雪峯等

湖畔詩社編輯

文學研究會編

胡明樹編

雲裳編

王環心等

青勃等

周仿溪等

前哨社編

華維素(蔣光慈)等

革命詩集

謝楚楨輯著

新詩潮

合著 她的生命

袁江南

收成

我們的七月

劍鞘

湖畔

春的詩集

星海

若干人集

朋友們的詩

海上棠棣

迎春的旗

眷顧

我們的詩

上海生活書店

唯物社

湖畔詩社

湖畔詩社

上海商務

新時代

晉社

上海商務

前哨社

一九三四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辛笛等
吳軍等

珠貝集
爛熳之不

北大出版部

一九三六年

(三) 總集

許德鄰編

分類白話詩選

崇文書局

一九二〇年

北社論

新詩年選

上海亞東

一九三三年

現代新詩選

上海仿古書店

一九三六年

石民編

詩選

北平北新

一九三六年

金童子編

抗戰詩選

上海啓明書局印行

一九三四年

趙景深編

現代詩選

戰時文化

北平北新

薛時進編

現代中國詩歌選

重慶商務

一九三四年

趙家璧主編

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八冊)

上海良友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

汪靜之、吳雲帆選註

愛國裏選

重慶商務

一九四一年

聞一多編選

現代詩鈔(聞一多選集)

上海明開

一九四八年

劉半農編

初期的白話詩稿

星雲堂

陳夢家編

新月詩選

上海泰東

盧冀野選

時代新聲

(四) 英譯中國新詩

Harold Acton & Chen Shih-shiang (Tr.) Modern Chinese Poetry, Kemp Hall Press Ltd
Oxford, 1936.

Robert Payne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Routledge, London, 1947. (全文完)

風訊

■馬洛（前譯馬勞茲）是法國文壇及政壇上的巨人，他的逝世對法國的影響甚大。本期我們選譯了幾篇介紹他的文字，並向譯稿及供稿者致謝。

■「是回來？抑是流浪開始？還是離家回國？」賴瑞和，請聽聽紫一思的「歌」和沙禽的「調」，切勿迷失在台北的春夏秋冬裏。

■淡瑩是馬華現代詩壇早期的女詩人，跟她夫婿王潤華一樣，潤別本地文壇一段時期之後，終於「回來參加耕耘」了。她近期的詩，如「太極拳譜」，帶着極濃的禪意，別人我不知道，編者本人讀後，始悟太極拳「原來是這樣打」的。

■溫瑞安的人才華是多方面的。「晨夕」這篇小說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始終認為，一個作者惟有以他的作品才能證實他的身份及證明他的存在。

■畢漁先生對顏元叔的「舞會的裝飾人」及楊升橋「試剖」一文，提出不同的看法。本刊歡迎大家提出不同的看法，不過，還請作者注意下筆之時，「理」應重於「氣」。

■鄭百年博士在英倫答應為本刊寫另一系列的作品，「透紅的大理石」是第一篇，預訂將來結集出版。

■「稻子稻子」是一篇生活氣息極濃的散文，林燕何「往田的方向走去」，走你「最熟悉不過」的道路是不會錯的，作為一個新人，不必諱忌「前人曾走過」的道路。

■吳戈的「中國新詩集總目」已刊完，將於近期結集出版。他的另一輯「台灣現代詩集總目（一九四九—七六）」將於下期起連載，敬請注意。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87 期 ● 一九七七年元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